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一

游說第六

漢范增居鄴人秦末天下兵起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

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以為懷王以從民望也

蒯通范陽人

涿郡之縣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

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

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

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亦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東方人以物爭地中為事

今天下

大亂秦政不施

施設也立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亦於

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報也

此通之所以弔者

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

使人侯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今將欲見之也

曰

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

殆危也

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

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

後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

宜整頓士卒卒以守戰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

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

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嬰以城自繞也

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也

為君計者

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令

皆見也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

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言勝勢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

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

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馬

趙廝養卒不知何名廝取薪者趙王武臣間行爲燕

軍所得間出謂投間燕囚之欲與分地要却之令割

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張耳陳

廝養卒謝其舍以辭相告曰謝謝其日吾爲二公說

燕與趙王載歸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日使者往十餘

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若汝乃走燕壁走趨燕將見

之問日知臣何欲燕將日若欲得趙王耳日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日賢人也日知其志何欲燕

將日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日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

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顧思且以長少先立武

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

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

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輕也况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提挈言相

扶持也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高祖初為沛公從碭北攻昌邑

未下西過高陽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

視高祖大度乃求見高祖高祖方踞牀使兩女子洗

洗也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於是高祖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高祖

襲陳留高祖以為廣野君高祖為漢王三年秋項羽

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

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

滎陽咸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

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

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倉敖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

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臯謫卒謂卒之有罪謫

者即所謂謫也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

奪便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織

女下機耒手耕曲木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

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律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

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

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賢英才皆

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

紀於人之罪無所忘言各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

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言唯任同爲人刻

印刻而不能授言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

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

陳恢為秦南陽守齮舍人之稱史失其姓高祖初為

沛公攻破南陽守齮奔宛沛公圍之守欲自到以刀割頸

為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

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登也謂今是上城而守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離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

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

張同不知何許人事成安君陳餘初項籍入關餘棄將印去不從籍既封諸侯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

縣統南皮三縣以封之餘使同及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王為

天下宰不明今盡王故王於醜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王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於義當然

聞大王起兵且不聽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資給

也也使擊嘗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猶為齊之藩屏齊王

許之因遣兵之趙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擊嘗山大

破之迎故趙王歇於代

田生齊人史失其名高后時燕王澤為營陵侯田生游乏

資以畫好澤以計畫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

壽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

田生日弗與矣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

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親父也具張卿往見田

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

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后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謂翼載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大后春秋長言年老也諸吕

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吕后又重發之重難發其

也事也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
 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為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
 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
 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
 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
 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
 太后女弟呂類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
 為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

追之已出即還

公孫瓚齊人景帝時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齊
 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得立嗣濟北
 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瓚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為
 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瓚遂
 見梁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
 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裂一云四分即交五而裂如
 也田字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為奇怪云

以待難也

言權謀勁力既不能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自全故墜言於吳也

雖墜

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墜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

冊守元通

總錄部

卷之八

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畢盡收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

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

之衆練選也白徒言秦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

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半步日此

解土分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

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區區小貌是以羊犢之弱而打

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撓曲也功議如此

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索足撫衿脅翁也謂歛也使有自悔

不前之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

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

議者獨大王爾西山謂有及華山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上有全土之

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淪入也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

北王得不坐徙封為淄川

高遂梁人景帝時竇嬰為太子太傅爭立太子事弗

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

士說莫能來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臣欽若等曰竇太后嬰之從姑也今將軍傅太子太

子廢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祇加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

宮爽將軍兩宮太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

請如故

後漢馮衍初為更始將軍廉舟掾及舟與赤眉戰死

衍乃亡命河東及更始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

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一云衍辟鄧禹府奏記於禹也日衍聞

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

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慙實也幽冥喻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日

萬機之變也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

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

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

東郡之師王莽居攝元年崔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擊之繼以西海之役

王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播等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竇况擊之巴蜀沒於南夷緣

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也禍拏未解兵

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

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竝臻父子

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籍

駘亦作踏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

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也皇帝以

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

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王莽未下江兵攻武

關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捍之雷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

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

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

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共惠願樹恩

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易也然而

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

室屋掠其財產飢者毛食毛草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

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絕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

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

規摹不可空自清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下之元功

潔徒約束修身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爾猶有申伯召

虎夷吾吉甫攘其蝨賊蝨賊食稼虫喻安其疆宇况

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

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邳

鄆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邳鄆謂玉郎也而大將

真定謂劉揚也

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爭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

北逼疆胡

并陘關也一作石陘要害之塞故日各關

年穀獨熟人庶多資

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

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預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

命縣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

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

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

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兵甲已具相其士

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

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大原撫上黨收百姓之

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

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淵泉

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識之是非詳衆

士之白黑

白黑猶賢愚也

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伊尹呂望

永既素重行爲且受使得自置偏禪乃以行爲

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王莽時避地河西隗囂據隴右

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

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

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

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

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倘有

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

疑如是卒有非嘗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

蜀何利而久疑不决

夫未至豫言固嘗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

及是以忠信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冀

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器書

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

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

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

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

廟廊之計

廊殿下屋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廟廊之所

既不豫定動軍發

衆人不浮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

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

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無窮則變生

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

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道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

馬援為隗囂綏德將軍建武四年隗囂子恂居維陽光武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援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 春卿楊廣字前別莫南天水冀縣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

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

畔季孟囂字為天下表的表標也言為標準射的也嘗懼海內切齒思

相暑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

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

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

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

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

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

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

妄作三木控措及據自同分羹之事乎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一盂而攻拔中山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

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

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

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魏猶辱也今更其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

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

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

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游也今國家待春卿意

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

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

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日切象日磋豈有知其

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腰粟弱也及今成計

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論且來君叔天下信士

君叔來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嘗獨為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

賜報廣竟不答

周必靈帝未爲侍中董卓議廢立司隸袁紹不從卓怒紹出遂亡奔冀州必與城門較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嘗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令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郡鄉侯

高幹陳留人袁紹旣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

韓馥起兵誅董卓馥軍至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襲馥紹因馥惶遽使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蒙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

之重資若兩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
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
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
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
懦怯因然其計

魏程昱漢末爲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
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
不動呂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
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
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

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
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
亂英雄竝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
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
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
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爾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
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
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
患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惟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
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

兵守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
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
往者董卓作逆英雄竝起阻兵擅命自封殖惟曹公
能拔拯危亂翼載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
之彊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
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
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伏
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
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王粲山陽高平人既依荊州收劉表表卒粲說其子
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
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竝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
故人各有心爾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
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嘗受其福今
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
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
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
梟夷蕩定者徃徃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
可知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

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辛毗字佐治潁川翟陽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袁尙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必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

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

袁尙字顯甫
袁譚字顯思

兵革敗於

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累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弊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曩仲虺有言取

亂侮亡况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行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威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蜀諸葛亮初先主居荊州先主爲魏太祖所追至於夏口亮請奉命求救於吳孫權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昔田橫齊之壯士也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之若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孫主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掎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

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乃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卽并力拒曹操曹公敗於赤壁

吳朱治爲安國將軍大帝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

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噐爲時主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較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去將軍有累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怨於外婦歎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

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
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異圖失機毫釐差以千
里豈不惜哉賁繇此遂止

李衡爲諸葛恪司馬魏將胡遷等南伐恪使衡往蜀
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亦
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
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
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
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晉顧榮爲大傅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

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
州分置子弟爲列郡牧禮豪傑有孫劉鼎峙之計假
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嘗以恭遜自
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
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
有石冰之寇人物尙全榮嘗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
以存之爾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
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
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

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其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

劉敷爲司隸時王彌入維百官殲焉彌以敷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敷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且圖之彌以爲然使敷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敷至東阿爲石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

毛寶爲廬江太守蘇峻之作逆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畱不去

劉牢之鎮京口安帝元興初朝廷討桓玄以牢之為
 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時會稽王世子元顥
 遣使以討玄事說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
 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
 顥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洮洲桓以
 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
 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
 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
 彈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
 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也

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閭
 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繼有之况
 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
 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全富貴則身
 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
 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籌
 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
 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
 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

劉敬宣牢之將也

宋王誕為會稽王世子元顥長史及桓玄得志徙誕

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
 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
 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鋹軍
 所識情味不淺若得此歸必蒙任寄公私濟會厚恩
 愈於停此空延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
 亦為循所拘畱誕又曰將軍今畱吳公公私非計孫
 伯符豈不欲畱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爾於是
 誕及隱之並得還

後周柳帶韋初為太祖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
 封侯蕭修守南鄭達奚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

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
 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
 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
 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
 榮慕利此生人嘗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
 以觀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福之計家家
 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
 喪亂社稷無主盡思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
 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
 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民歸命下吏免生民於

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
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修然
之乃降魏

唐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黃君漢守據栢崖
義玄往說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
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
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
時歸城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卽與義玄歸國拜懷
州總管府司馬

王君愕洛州邯鄲人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

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
撫納遺賾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
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
糧恣行殘忍所過攘袂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
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
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
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

魏徵初隨李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
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密擁衆
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

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
馳雲合霧聚衆數千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
于維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
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
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
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已
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烏合遣散據守一隅世充
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誅
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
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
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
猶豫童子先之知機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分爭之
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兇狡之輩先
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
岑文本隋末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于荆
州大收時望署文本中書侍郎及河間王孝恭之逼
荊州也銑問計於文本文本勸銑降從之時官軍擄
掠城中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無道羣雄鼎沸海內
懷生想望真主今蕭君歸命者實望去危就安必若

縱兵剽掠城中誠非王師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之外
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署爲荊州別駕

馬燧沈勇多智謀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
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雒京必當
夷滅何不建不伐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
其根抵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
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
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

賈林辯士也德宗建中末王武俊僭建國稱王以嘗
山爲真定府澤潞節度李抱真使林詐降武俊林至
營曰是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
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
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
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問失意
尙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失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
將尙知有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山
東連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
憚歸國家與諸軍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
降恩滌蕩僕首唱歸國不從者于以奉辭則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及溧原

兵犯關德宗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入澤潞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之林復說武俊曰令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因不可圖也且戰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林復說武俊曰大夫異拜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漢心幽險王室強卽藉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異國唯趙魏與燕爾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修臣禮不從卽爲攻奪比時能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

社我尚不臣誰能臣田舍漢繇此計定遂南通好抱真西連和馬燧興元初武俊削僞號授成德軍節度使兼幽盧龍兩道節度時朱泚遙用滔爲僞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廻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維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尙反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下而益甲

數萬張孝忠見貝魏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
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完耶若閣下不利則昭義軍
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貝魏未下孝忠未附滔
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此計就卽震聲關中京邑
可坐復鑿與反正公自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
後唐周式在梁時爲鎮州王鎔判官光化三年秋梁
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
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式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
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賊業
已及此期於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
義而成霸業返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
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卽送牛酒貨幣以犒
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孺李弘規子各一人
任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九十一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二

夢徵

周禮有六夢一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日喜夢六曰懼夢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又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旃矣斯則

夢之徵矣是知禍福無門在祥應而斯顯吉凶有象

考虛實之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所以黃帝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成湯占鼎而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其齡壽孔子識其云亡至於晉霸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滅鄭以蘭生叔孫之得豎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

有姓力名牧者乎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堯爲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感已而生臯陶堯聘索狀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商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爲勝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

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高宗夢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

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門間梓化為松栢楫柞

寤驚以告文王文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

命于皇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

夢帝與我九齡

帝天也

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

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

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

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

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爾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

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

曰虞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

王封之於唐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曰色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

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

稽首覺名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

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

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

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

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侯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謂天也

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府藏書之處

而後世

皆曰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濮城晉文侯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楚

子伏已而鹽其腦

鹽建也

是以懼子犯日吉我得天楚

伏其罪吾其柔之矣

晉侯土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寤

見事宜故懼言以答夢

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

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糜子玉不與而戰敗

子玉楚大夫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

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

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官及趙武

而復鞍之戰

晉韓厥夢子與

厥父也

謂已日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

齊侯邴夏日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日謂之君子而射

之非禮也射其左鉞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
日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日神福仁而禍淫淫
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其福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日殺余孫不義厲鬼

也趙氏之元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巫晉邑

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日何如日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鑿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鑿名為猶治也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

日居有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育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日疾不

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達針也公日良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如厠陷而卒小

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

為殉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晉大夫占之曰姬姓

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甲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

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

養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殺考衣以一矢

復命

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已瓊瑰

食之瓊瑰珠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

從而歌之日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為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脈

而占之日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

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

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晉大夫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

文公欲以應夢

齊侯伐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所殺者厲公獻子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楊之巫臯梗楊晉邑也在太原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也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公十六年避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顧夢也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獬喙號之日牛助余乃勝

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對

日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聞其名號之日牛日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

豎豎官也傳言從夢未必吉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之中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墟縣縣

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耳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殺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

蒞之胥彌赦占之赦衛蒞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

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

立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門已為鳥而集於

其上隊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

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

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也

鄭殺大夫良霄伯有也在 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 或

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 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

子曼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 余使

鞮之孫圉與史苟相之鞮丞鉏子 史朝亦夢康叔謂

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丞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

成子告之以夢夢協協令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

之歲在二 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

也也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

辭遇屯震下坎上也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 遇屯

三之比坤下坎上也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

疑焉周易曰屯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 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 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可不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 嗣

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

而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

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太誓曰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弱足者居其家不能行跋則偏弱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

所利不亦可乎孟跋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魯邑遂奔僖子

其僚從之鄰女有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二女自僖子使助遠氏之筮筮副妾也遠氏

妾別居在外故僖子反自祿祥宿於遠氏生懿子及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宛旦而日食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謂魯在巴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之

食之應故釋日食入郢必以庚辰庚辰定

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

而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

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日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

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

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其入郢必吳火勝金

者金為火尅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如晉請納夢太子癩即位於

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旦台六卿公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振拊所以藉

幹者掘拊棺中苓芥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

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宴謂損親近聲

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

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

死君命抵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巳亥卒于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官社官社也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振鐸曹始祖且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

曹陽伯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

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宋公將

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詭之不行詭言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

以歸殺之終曹之夢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啟強來

各魯昭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

服惠伯日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而
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
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
葬之命曰五大夫立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
五頭同穴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又景公舉兵將伐
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大夫立而怒其怒咸盛公恐
覺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夫夫
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
名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
名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
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師過泰山而
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名祝史晏子俯有
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
陽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
請言陽伊尹之貌陽質以長顏以髯允上豐下倨身
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允
下倨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
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爾矣
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乎宋景公不用終

伐宋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
苗進師以近過非嬰之所知之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主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
死蓋寢疾七日而沒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蔡母遂日陵若命之草其華紫

乎命乎曾無我羸蔡母遂日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之已貴盛盈端也異日

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納其女姓羸方言曰姓美色吳有縮姓之官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姓

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考成王夢衣偏絜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

王之積如山明日王名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絜之

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
降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齋捕鉅魚

具而自以連弩使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旁海西至平原

津有病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顧
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鄱通衣後穿郎夢中
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冤日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顧知太子惶恐無

他意乃大感悟名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

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

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

察之王終不改

韋玄成為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玄成薨

薨字下二字犯太 匡衡代為丞相成帝寢疾夢祖宗

祖廟諱上一字 丹府元覽 總錄部 卷之六十九 十三

譴罷郡國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

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尙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

文師古曰鑄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遣虎賁

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

師古曰以斧砍壞之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酒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

令輕車較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後漢公孫述將僭號夢有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

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祿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

夕死尙可况十二乎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

死時年二十餘史無官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

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

纓徒屐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未歸黃泉如未

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赴之

鄭玄詔徵不赴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玄論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

也此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

丹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九 十四

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疾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爲重合令棄官還鄉里歲朝曾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果至司隸

蔡茂初爲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若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爲三公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緩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言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爲袁紹所圍夢薊城摧果敗焉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

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後至衛尉封安鄉侯

管輅舉秀才吏部尙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楮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彌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

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玷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嘗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嘗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載爲何晏所請果

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比世無雙時
 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
 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
 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
 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
 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
 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
 其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未切至輅日與死人
 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
 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太祖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
 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既而竟遷魏鼎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
 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嘗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錫
 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

詔日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宣王大遽
 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引至嘉福殿臥內升御末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
 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
 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
 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
 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
 為白侯爵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
 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

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
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
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
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曰雖云夢不足
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入太廟
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
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善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阿
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
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
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
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曰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
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
轉爲錄事矣

曹爽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
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
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爲司馬
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
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

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謚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闔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爲征西將軍富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蜀關羽爲盪寇將軍督荊州事初出軍圍樊夢猪鬣其足語子平日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

魏延字文長爲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商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爲楊儀所殺

蔣琬爲廣都長衆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反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

至公大吉之徵也後為大司馬

何抵字公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此抵笑云得此足矣後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公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所夢

宋壽占夢不失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

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

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

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

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

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

崖閣飲氣而卒

索統為郎中避世晦跡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

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統曰冰上
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道未泮婚姻
事也君在冰上與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
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
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成婚焉
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
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
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基
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
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
舉君二棺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
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
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
當生男終如其言朱桷夢內中有一人著朱衣桷于
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
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俄而亦驗馬黃平問統
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
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其大角朽敗小角有
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

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純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純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純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純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中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

酒

張華爲司空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被害

陸機爲平原內史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征河間王顓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寃

戴洋爲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雒夢神人謂之日雒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楊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

王敦爲大將軍舉兵向建業兵至姑熟明帝陰察敦

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日此必黃鬚鮮卑
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
帝云敦初殺刀協後病殆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
見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揚雄爲舂陵令王敦作亂雄起兵禦之爲敦所執敦
將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
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
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張茂爲吳國內史沈充之友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
弟盜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盜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
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
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
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王導子悅爲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
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
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
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
佳欲爲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
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
絕

溫嶠爲驃騎將軍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毀犀角而始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始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捍禦之器節下當進位俄加平將軍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明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都督入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伺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羅含字君章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嘗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至長沙相中散大夫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哀策謚皆珣所草

謝安爲太保有疾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至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俄卒

王恭爲安北將軍鎮京口舉兵以討司馬尙之王愉

爲名司馬劉牢之諫不從而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
牢之日事平以卿爲北府牢之後叛恭誅果代恭位
劉敬宣牢之長子也知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
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中郎又爲桓
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
夢丸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我當
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謝掄爲臨川太守無寢輒夢聞鼓吹有人爲其占之
曰君不得生鼓吹當死鼓吹爾掄擊杜弢戰歿追贈
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前趙劉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
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且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
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
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
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
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
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願陛
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
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旣
而曜戰敗爲石勒所擒

後趙石虎晝寢永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
東北上高丈餘木生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其後果驗

西涼張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
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聞遂經九日而卒

西涼李士業之將敗也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
公衣帽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數言
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卒

前秦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
之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

驥將軍健翼日爲檀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
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
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從門東東海苻堅封也

時爲龍驥將軍第在雒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
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苻生夜坐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
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及汝門惟先覺

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
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

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
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
越王俄而殺之

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擘覺遂痛惡之日死胡安敢
夢生天子使搯之數其罪鞭其屍投之彰水俄寢疾
而卒

後秦姚萇襄之弟初從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維
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
日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嘗或能大起吾族

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
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人迎
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

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鑿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
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後蜀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日門升

天一虹中斷既而生湯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
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月而生雄嘗言吾二子
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也湯竟前死

後涼呂光討西域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
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

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
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
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
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
人爵二級其月死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三

夢徵第二

宋劉穆之為瑯邪府主簿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
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舫既而至一山
峯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聞何
無忌日急須一府主簿何繇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

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馬後至左僕射何點累徵不起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孔覲行會稽郡事起兵乃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

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迎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元凶弒逆世祖舉兵安都歎曰昔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兵敗輔國將軍蕭斌將斬之夢人告之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旣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沈慶之嘗夢引鹵薄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薄故是富貴入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不在今主後爲侍中太尉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因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年果爲廢帝所害

前廢帝太后疾篤呼帝帝不行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

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
子雖多竝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
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袁粲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粲在郡夢日墮其背上
因驚覺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
南齊紀僧真自寒官事太祖後爲冠軍府參軍僧真
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卽艾
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荀伯玉初爲太祖鎮軍中兵參軍太祖在淮南伯玉
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詣伯
玉云草中蕭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
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
兩腋下各有一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
玉夢中自謂是咒師上向唾咒凡六咒有六龍出兩
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
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
今且効矣

張敬兒爲車騎將軍心疑以世祖不勞問及垣崇祖
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
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

矣有閩人聞其說之事達世祖伏誅

徐孝嗣領太子左衛率在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處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摧壓床

褚淵爲司徒錄尚書事少時嘗病篤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以年四十八歲初更寢疾表遜位不許

曹武爲右衛尉將軍卒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發

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錢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或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二三年間還爲大郡

南康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世祖諸子多誅死其夢

乃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梁陶弘景字通明初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建
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
因訪其函中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弘景母夢青龍
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
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
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繇已出高祖遣上
省醫徐裴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讌值豫
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
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卽羞死帝以
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
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江淹爲金紫光祿大夫卒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
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
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
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
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
贈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朴謂淹曰吾
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
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後至武陵王記室參軍

王茂初以元勳賜以鍾磬之樂及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果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沈瑀齊末爲選曹郎梁高祖起兵瑀說陳伯之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

氏宅至是瑀謂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吉士瞻夢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思之而喜後士瞻任官至九政忽除涿秦二州甚惡之果卒

柳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禰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禰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爲雍州刺史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亦繼世隆焉

元帝初在尋陽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丞江

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
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志之及太
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選邈樂推遂應寶命矣

始興王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
惡之數旬而卒

鮑泉之為南討都督友人夢泉之得罪於世祖覺而
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之著朱衣行水
上又告泉之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之密
記之俄而見復任皆如其夢

傅昭為安城內史安城自宋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

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
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
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蹈踐之
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真正所致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
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
盡君精誠所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江紉字合黎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舊患眼紉侍疾將
其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
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

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
 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
 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
 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
 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嘗泉依夢取水洗眼及
 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焉

劉之遴初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廡忽夢前太子袁素
 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遶後損臂遂
 臨此郡

何胤不仕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
 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何
 疾及瘳其後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衿行列
 至前俱拜拜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罔不
 復瘳

朱耽為太醫令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
 坐覺而思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
 有變乎既而高祖蒙塵侯景登正殿焉
 侯景反簡文帝从見幽繫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
 嘗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

謂之曰寵洎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大宗曰儻幽冥有徵與斯言之不妄爾至是見弒實以紀盛土加於腹焉

沈初明爲御史中丞元帝江陵平遷長安元魏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初明恐元魏愛其文才乃閉門却掃無所交游時有文章隨卽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初明夢見有官禁之所兵衛甚嚴初明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關出此恐不復繇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爲恍惚十餘日便有命放還與王克等竝得東歸

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諫上有一大蛇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辦念毀廟因神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胸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之梁武以爲南青州刺史

王僧辯爲征討都督討侯景進師潯陽軍人多夢周

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竝乘朱舫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章昭達以功授鎮軍將軍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待醮世祖顧昭達曰卿憶

夢不如何以償昭達對曰當効夫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陵至太子少傅

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

隔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

後魏秦明王翰曾孫禎為都牧尚書禎子瑞初瑞母

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

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

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

卒贈太嘗卿

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為季父所奪初弼嘗

夢人謂已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

紹遠也果如其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至北印遂幸

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述懷高祖曰朕昨夜
夢一老翁頭髮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恠而問
之自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
澄對曰晉世之亂稽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
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
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徒御瀝雒
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思而感
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
樹揚忠懿比干稽紹皆是古之誠烈朕務濃比干禮
略稽康紹情亦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
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中山王熙未誅前夢人告之曰任城王當死死後二
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
任城第舍四面墻水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
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斯夢

李憲爲揚州刺史於肅宗孝昌二年十月表云門下
督周伏典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
水行至草堂壽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
六人從後典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典何人典對曰
李公門下督覽使硤石其人語典君可迴我是孝文

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日破矣興行
兩步錄典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
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元順爲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可陰
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
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言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
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尸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
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
還莊帝恠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

室喪下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高之節死乃益彰
特贈絹百疋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
烈初莊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
上日月俱破復目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解便
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
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
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旣寤告元
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
雲氣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二
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

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齧體
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
下今夢其兒為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
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
恨我不見之向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
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
皆如其夢

酈範幼為青州刺史加冠軍將軍還為尚書右丞後
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口
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
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
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為卿必驗
此夢果如其言

崔浩為司徒真君十一年被誅浩初講害李順基崩
已成夜夢秉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
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
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
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
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
不可嚮爾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

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已

李元忠爲侍中領衛尉卒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師占大吉此可謂光焰先人也竟如其言

馬敬德天統初除國子博士太武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級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北齊崔季舒爲左光祿大夫妻晝麗寤云見人長一丈遍体黑毛欲來逼已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俄被誅

張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於山上掛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幽州刺史乎果然

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驟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後王夜夢黑衣貴人迭相驅逐乃向之拜後築西鄙

諸城爲羗兵鼓譟凌之多作黑衣人共
內叅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軍馬馳騫前
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後周高琳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
以歸是夜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
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
夢寤便舉身流汗已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
長有大度知略從文帝累有戰功後位至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

隋衛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
寤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
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
其日爽薨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
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
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
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王

唐裴寂字玄真蒲州人初仕隋爲左親衛家貧無以
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岳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
敢修誠謂神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

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
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爾至武德中爲司空

徐慶太宗時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
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
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繇是慶不
食羊前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
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慶應接英公
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
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丞引之

李嶠趙州贊皇人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
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後歷中書令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爲中書令景雲中坐事徙嶺外與尚書左丞盧
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莫寬宥
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自以爲鏡
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
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
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賀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

師友北面受業焉後至國子博士

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重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母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爲鳳之位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後終於司門員外郎
偉溫爲宣歙觀察使瘍生於首謂愛聶張復魯曰子任技書郎時夢二黃衣人資符來追及滄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夫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日卒

史思明叛逆將爲其下所殺其夜思明夢而覺據案

惆悵思明好伶人寢食嘗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怨之及此問其故思明日吾見夢向水中沙上有群鹿吾逐鹿及渡水而至沙上鹿死水盡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與命俱盡矣是夕思明爲朝義所殺

劉沔初爲中武小較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朗然有雙光在前後歷振武河東義成鄭滑節度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杜牧爲中書舍人得病嘗夢告曰爾改各畢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其年以疾終

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仁恭徵時曾夢佛幡於七指飛出或占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晉李專美字翊商京兆人後唐末帝鍾鳳翔專美爲記室在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與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以所夢告崧且曰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在此秩居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

馬重績爲司天監夢游崑崙山與上仙語其言覺具述其事夜未央無病而卒

趙瑩字玄暉華陰人解禱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騎將將行畱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乃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後爲中書令出爲晉昌節度移鎮華州入爲開府尹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

崔悅爲太嘗卿嘗自語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理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

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偕止之俄而驚覺枕嘗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有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李郁爲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豆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重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

李周爲權開封五將卒夢焚旌旗與鎧甲錄是歎息有歸休之意三上章不得謝年七十四卒帝聞其忠慎廉潔無積財歎息久之

馬胤孫後唐明宗朝爲潞王河中從事天成中嘗計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人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潞王卽位以胤孫爲翰林學士胤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畢應也及拜平章事上事中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胤孫始悟冥數有定分也

周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後至宰相罷爲太子太傅卒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

夕夢割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因取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文性甚高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徐台符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與太子太傅李崧爲執友崧爲蘇逢吉史弘肇所構乾祐三年秋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誅竝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

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爲人設筵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擲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

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俄見女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悟以告同列咸曰此真異夢不可輕爲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駕還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浚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朝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縞具嘗服謂曰爾輩無懼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擲之甲具云我昨來特製此爲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爲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稟陰氣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筭也此日乃明其應異乎及

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李濤為中書侍郎兼戶尚書平章事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免歸私第初濤於是月中書閣內晝寢夢廳事如新嚴飾張陳供具郡吏趨走言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題記於柱至二十八日罷免尋除楊邠為相帶樞密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四

謹言

古者命輶軒之使巡萬國采異言靡不畢載以為奏籍王者所以觀風俗之得失以考政也國風雅頌繇是生焉春秋已來乃有姦變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著禍福之先兆推尋叅驗信而有徵洪範

傳曰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是之謂也

晉獻公魯僖五年八月伐虢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

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旅衲音均又戈均反振音之人反龍尾尾星

也日月之會曰辰日 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賁音奔焯音鶉火星也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也星近日故焯焯光曜也言

丙子平旦鶉火中 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一月丙子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一月 夏之十月

晉惠公即位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

公將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 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 國人

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正也 謂公欲

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 貞為不聽以正葬之而不

聽先 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徼幸而生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 命將傾傾危也 威兮懷兮威畏也懷

思也言國人畏 惠公思重耳 各聚爾有以待歸兮猗兮違兮必之

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必欲 去其上安上重遷故哀也 歲之二七其靡有

微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 有微微者亦亡謂子圍也 若翟公子吾是之

依兮謂重 耳 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霸 諸侯王妃偶 郭偃曰

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公以為榮也而惡滋彰夫

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載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

也載於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必也或知之十四

年君之豕嗣其替乎豕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若入必霸諸

侯以見天子其耿光於民矣耿昭也數言之紀也誦言者紀

其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道也光明之曜也紀

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曜以焔之不至何待欲先

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行將至矣時又童謠曰共太子更

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其後惠公與

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

重耳是為文公遂霸諸侯

魯文成之世童謠曰鶴之鶴之公出欲之鶴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鶴鶴跖跖公在乾侯跖音誅跳行貌乾音

干乾侯在徵寨與禰徵求也鶴鶴之巢遠哉搖搖搖

魏郡斥丘不安魏郡斥丘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

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日以驕鶴鶴鶴鶴往歌來哭謂

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鶴鶴來巢公攻季氏敗

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

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

流象春秋時先有鶴鴿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

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

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

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纂之時又童謠曰燕燕尾涎

涎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

隊皇孫皇孫死燕喙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嘗與富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

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鍤門之鋪首兩銅鍤也銅色青故

曰倉琅鋪首御環故謂之根鍤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

昭儀賊害后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

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是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

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

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

謂黃象爵巢其顛也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奏罷汝南鴻隙陂後嘗枯旱

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滅飯我豆食羨

芋魁言田無溉灌不生秬稻又無麥稷但有豆及芋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反

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託言有神來告至後漢陂果復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光武建武初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漢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時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已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稚性聰敏敦禮閱書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因是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文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

鼓隴胡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
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嘗負中國
益發甲卒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割之也吏買馬君
具車者言調發者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胡者
不敢公言私咽語

建和初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
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
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者貪也城上烏尾畢逋
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公爲吏
子爲徒者蠻夷將叛逆父旣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
往擊之者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
死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乘輿班班
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
堂者靈帝旣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
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橫金錢慊慊嘗苦不足
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
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
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
諂順怒而止我也又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

不辟豪賢及大姓按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
 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較尉及太后
 攝政為大將軍與大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
 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至末年京都
 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
 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云作說案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茅喻羣賢也井法也于時中嘗侍管霸蘇康憎
 疾海內英哲與長沙少府劉囂大嘗許詠尚書柳分
 袁山去青柳分權豪尋穆史終終後亦為司徒應劭
 之黨為范滂所奏日終馮賀方佐官偷
 進者也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

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其陵有南北二部三輔
 尤甚繇是傳考黃門北寺如見廢閭茅田一頃者言
 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
 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
 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
 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
 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又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
 延延河間來合諧案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劉昭案郡
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河間王居無
曾孫謚言自是有徵無事河間之縣為儉也
 幾何而桓帝終使者迎解瀆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

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嘗侍候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自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卻致位司徒此為合諧

靈帝時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必摧傷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滅族也末年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馬上北邙案中平六年史

侯登躡至尊未有爵號為中嘗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尾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

非王上北邙者也

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鳥案逆臣董卓逢天虎門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共欲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善鳥臘虫相隨舞取之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一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一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急召之乃乘追風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魏齊王正始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

謀專擅朝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嘉平中謠曰白馬索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陵令狐獨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陵等伏誅彪賜死

吳諸葛恪爲大傅荆揚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爲孫峻所殺先是有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言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馬鈎落者較飾束帶也謂之鈎帶及恪死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其腰投之此岡

廢帝建興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思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景帝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後主將徙都武昌時有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民沂流供給咸怨毒焉

晉武帝將平吳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在荊州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爾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爲順流之役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太康中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官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於是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武帝末年京雒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楊太后廢黜幽死宮中折楊柳之應也

三楊謂楊駿兄弟爲武帝父也

惠帝永熙年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官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
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雜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
峨千歲觸體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隴陶比至來

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沙門太子小名魯
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乃

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是時天
下商農通着大郭曰童謠曰屠蘇郭曰覆兩耳當見

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馬趙王倫既
篡維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

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
誅倫案成都西藩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

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河水源在關中故曰水從西
來齊王輔政居於官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宗籙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

而琅邪嗣統是爲元帝
齊王冏爲大司馬專朝政有童謠曰著布袍服爲齊

持服俄而冏誅
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既誅齊王方爲大都督以執

朝政時雜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三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爲東海王所殺如謠言焉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迺惠帝還都雒陽爲太傅錄尚書事時雜中有童謠曰雜中大鼠長丈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苟作繇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王浚字彭祖爲幽州牧將僭號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也浚間責嵩而不能罪之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伏尸王彭祖浚後爲石勒所殺愍帝建興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降劉曜曜營實在城東豆田壁又江南謠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甄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王敦作逆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

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此所謂之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瓿瓿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大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隳石自破及明帝終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隳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咸康初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虎是歲虎爲石閔所殺又童謠云噉噉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庾亮爲征西將軍開府假節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旌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升平末俗間又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平少時而穆帝晏駕太后哭之日阿子汝聞

否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外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
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之而改年曰興寧而復
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至是升平五年而穆
帝晏駕不滿斗謂不至十年也無聊生謂哀帝尋晏
駕也後桓温入朝廢海西公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絲韁
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西公尋廢其三子
竝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
被廢百姓耕田以種小麥遂如謠言又海西公初生
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
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
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孝武帝大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
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以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族爲
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王恭爲平北將軍青兗
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
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嚙喉嚨

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麩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嚙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竝喝焉又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兒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翰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桓石民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鎮水沔百姓忽歌黃曇子其曲曰黃曇英楊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佛來上明也

庾楷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上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爲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時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桓玄初爲輔國將軍南蠻較尉鎮荊州及將僭亂有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又玄時民謠語云征

鍾落地桓弁征征鍾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鍾之服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辭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總朝政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渡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尅疊疊金城中此時詩云

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行於世孟顛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字也桓氏當悉走入關雒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唱義諸公皆多姓劉疊疊美盛貌也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土

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十日掃定京都誅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旣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鳥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於其湖焉

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正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正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盧

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
 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又小兒相逢於道
 輒舉其兩手曰蘆健健次日闔歎末日翁年老翁年
 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蘆龍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
 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其時復
 有謠言曰蘆橙橙逐水流東風如忽起邠得人石頭
 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盧循小名元龍也

前涼張寔爲荊州刺史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
 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
 川申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張茂爲涼州牧州大姓賈摹實妻弟也勢傾西土先
 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佞誘而殺之於是豪
 右屏迹威行涼域

張駿將立爲涼王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
 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
 地

前秦苻洪雒陽臨渭氏人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
 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
 其子曰洪

符生初生夢大魚石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魚化爲

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雒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雒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之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竹實不

食乃植梧桐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又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大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果歲在癸未堅將南伐有謠云堅不出項聖南伐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爲晉師所敗堅強盛時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冰又謠云河水清復清苻紹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

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
萇所殺身死國滅

慕容氏鮮卑種也

堅為冲所攻謠曰堅入

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
或導余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
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冲于城西為慕容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
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竟為姚
萇所害

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
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百姓絕缺
垂之木名也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

後涼呂光初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
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
相扇動復徙之于西河樂都

後燕慕容熙將滅先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燃禿頭
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燃則禾草俱
盡而成高字高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拔三子而雲季
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焉

南燕慕容德將自立先有謠言曰大風蓬勃揚塵埃
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

臺及慕容詳僭號中山爲後魏所沒德自鄴徙滑臺
入井三川謂并州魏所都也

宋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塘當出天子乃於錢塘置武
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卽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
之與錢音相近也

後廢帝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
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
琰等

南齊尙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
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
浮海乘船船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武帝永明初百姓歌白馬向城蹄欲得城邊草後
間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
起言唐來勞也又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
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嘗火熱小微貴賤爭取
以治病法以此火炎桃板七炷七日當差敕禁之不
能斷京師有病瘦者以灸數日而差鄰人笑曰病偶
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使覺願間癢明日瘦還如故後
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

山隳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宮晏駕文惠太子作七言後句輒云愁和諦後和帝果禪位於梁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潘戚京師危駭建武明帝年號東昏永光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萋萋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祐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著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猪雖嗥嗥馬子空間渠不知龍興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令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拆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猪雀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雀慧景攻臺城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郎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

齊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也後和帝云

梁武帝大通初陳慶之爲颯勇將軍送後魏北海王元穎卽魏帝位于雒陽宮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雒中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又普通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軻必低頭不前侯景未敗前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叅軍李季長宅東卽苦竹町也旣加鼎鑊卽用市南水馬梁末童謠云可憐也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辦大乘肥馬以擊侯景馬上卽王子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旣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蓋有數云陳高祖未卽位時與齊戰勝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絀在魏境泣淮邑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質酒者一人乃得一醉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

往反時節皆相應至是方悟

後主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艤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
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自新
林以導北軍之應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
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

後魏後廢帝時張歡等掩襲爾朱世隆及爾朱彥伯
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
外懸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高歡先是雜中謠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頂脚去根

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竝驗

東魏孝靜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
燈燈滅高者齊姓也燈文襄名五年神武薨摧拆之
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燈滅之徵也

北齊神武討爾朱兆破之先是孝明之時雜下以兩
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拔
謂拓拔言俱將衰敗之兆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
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大
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清河王之
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官室未備即逢禪代窠未

成之効也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
后尙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竇泰爲侍中京畿大都督神武西討泰從行爲周文
帝所襲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慧化尼謠云竇行臺
去不廻

河間王孝琬文宣世驕矜自負又怨執政因爲和士
開祖班所譖云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
頭金鷄鳴說者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
見金鷄而大赦帝頗惑遂殺之

廢帝

卽文宣子
齊南王也

未被害前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公

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
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
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

孝昭帝之殺楊愔等廢幼主而自立先是童謠曰白
羊頭毛禿殺羆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
遠我道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
死也羊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
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愔子獻天和皆尙帝姑

武成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徐之才弟之範爲
尙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

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
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
今大后或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
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家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
家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
緹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
者革傍化寧是久兆至四月一日后果殂先是又有
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婁太后喪武成不改服
緋袍如故又武成時謠言盧六十稚十四捷子拍頭
三十二陽子術語人曰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
恐不過此旣而武成年果三十二

後主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
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
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
唱訖一時拍手去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
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
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饀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
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和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
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一云綦連猛趙彥

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班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就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大旱九月噉齋禾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瀟酌後主穆后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小字黃花母子淫嬖于預朝政時人患之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但瀟酌尋逢齊亡欲落之應邾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後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諸舅強盛

隋高祖仁壽四年七月煬帝卽位并州總管漢王諒謀反并州謠言云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時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俄而兵敗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揚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雜口倉後復

屯兵苑山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太宗破竇建德建德中滄窳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高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太嘗少卿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龍朔中俗飲酒令日子母去離連臺拗倒俗語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及中宗廢於房州之應又里歌有突厥監及則天時遣尚書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

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挾以入寇乾封之後天后盛勸行中嶽之禮頻下詔皆屢年饑及蕃夷寇邊而輟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山兀幾層不畏登不得所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還

武后如意初里歌黃麀草中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敗於黃麀契丹乘勝至於趙郡垂拱已後東都有挈苾兒歌皆淫靡之詞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挈苾

謠言

卷之六十四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安童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識者謂打麥者蓋言打麥時也麥打蓋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巢賊陷長安議者以舊有謠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黃巢敗亡走入泰山為其甥林言所殺言送于時溥溥函首送闕中中和初有謠云黃巢須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時巢死之處民家乃姓翁也

後唐末帝始離岐下凡降附及本城將較皆與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累月延望署置不及始望相與為謠言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

閩王王審知光州人兄潮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審知為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先是閩中有童謠云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果陳叢死王潮代之潮死審知繼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四

二十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五

達命 運命 知亡日

達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幾微奧妙寡能及之非可容易而譚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非君子人者不得與於斯矣中古以還英偉間出乃有遭死生之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九十四

而泊然無撓邁艱虞之會而毅然有守不溺於私受
不徇於拘忌蒙謗毀而不自明嬰禍患而不苟免咎
徵集而不戚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純粹於心府宴
得喪於道樞安時處順以全其真窮理盡性而達於
命者也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康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日昔
吾入此繇彼缺也康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康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

淵後言與孔子相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
淵後失故在後也

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康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

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言文王雖已没其文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文王既没

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天之未喪斯文
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也康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
不能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得去又魯

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史記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
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二年

過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

魋其如予何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孔子疾病

子路請禱禱禱請子曰有諸言有此禱請子路對曰

於鬼神於鬼神之事

總錄部

卷之六 百九十五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路失指子曰丘之禱

久矣孔子素行合於神明孔子嘗喟然嘆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貢怪夫子言何子曰不

怨天不尤人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下學而上達下

人事上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又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愬譖也伯寮魯子服景伯以告魯大

服何忌也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讒於公伯寮吾

力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異於季

其戶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極也語曰衛靈公問陳於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孔子絃歌於室

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言曰夫子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若無罪籍夫子

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所無醜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對入告夫子孔子愀然推瑟喟然嘆曰繇與

賜也小人也台吾語之路與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今丘也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窮之為言不窮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栢

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落此人遭亂世松栢比君子歲寒知松栢之後凋昔桓公得

之莒文公得之晉越王得之會稽齊桓遭無知之難奔莒晉文公遭驪

姬之謀出過曹越句踐與吳戰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軀為霸君焉陳蔡之阨

於丘其達乎孔子列然返琴絃復取子路抗然執干

而舞于揚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高下喻大不知孔子聖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道

孟子在魯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曰克告君

以孟子之賢君將來臧倉者沮君故使君不能來也日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

漢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鵬似鸚異物志曰有鳥似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也不祥鳥

也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廼為賦以自廣其末句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

蒂芥何足以疑

朱雲為槐里令去官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

藥

楊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雄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易曰龍蛇蟄之以存神也

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過命也何必湛身哉湛謂投水而死迺作書往

往撫離騷文而反之撫舍取也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

原名曰反離騷後為侍郎

後漢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

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凶吉繇已而繇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張禹為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

胥之神難於利涉禹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

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李膺為長樂少府既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

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辭刑臣之節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詔詣獄拷死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

事趣辨不問時口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

訓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

晉魏舒為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為詣府所辟書既下

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

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

先舒卒朝野或爲舒悲惜舒母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不復哭

顏含爲左光祿大夫卒嘗遇郭璞璞欲爲之筮含曰年任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劉惔爲丹陽尹疾篤百姓欲爲之所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

郭文曠達不仕元年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

後秦梁國兒於平梁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外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

伐屢有太功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與男年八十餘乃死

宋王彧字景文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明帝疾篤以景文外戚強盛歲晚不爲純臣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棋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碁思行爭劫竟歛于內奩畢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怒發酒

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默初答勅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劭爲尙書右僕射申領軍後廢帝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大白犯上將或勸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媿幽明若才輕一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南齊沈麟士有高節累徵不起嘗以楊王孫皇甫謐浮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作終制年八十五卒

梁呂僧珍爲散騎嘗侍既病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王人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應尋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領軍府舍人時年五十八

夏侯詳爲湘州刺史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陳蕭允梁末爲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嘗主豈可逃而獲免

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過何從生方今
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
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兄也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以
宣武景明三年薨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
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
楊椿為太保侍中元顥入維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
滎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
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道竝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

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
勸携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
運爾

高樹生假平陽王鎮遠將軍都樹生居宅數有赤光
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日何
知非善安之自若未幾為北州大督都
睢夸高尚不仕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
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
卒葬日赴會者如市

北齊慕容紹宗為開府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

潁州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頗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嘗有蒜髮昨未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筭也吾年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胸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三九軍將士莫不悲惋盧叔武爲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日歌於斯哭於斯權會爲中散大夫有一子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尙其

達命

隋楊素爲尙書令寢疾素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史活耶

郎茂字蔚之煬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留守其年嘗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未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

悟十年追還京兆

唐傅奕爲太史令貞觀十年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
寃陰陽術數之書不之信嘗醉酒而卧蹶然興曰吾
其死矣因命筆自作墓誌曰傅奕者青山白雲人也
因醉死嗚呼哀哉其所爲多類此

李勣爲司空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卽取服之家
中迎召鑿巫皆不許入子弟固以藥進勣曰我山東
一田夫爾攀附明主濫居高貴位及三台年將八十
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浪就鑿人求活竟拒而
不進

賈敦實永淳初爲懷州刺史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
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而治老也不肯服藥
以則天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

魏玄同爲納言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日
何不告事冀得自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
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事人乎乃就刑

穆寧德宗時以秘書監致仕寧通達時命未嘗服藥
吳湊章敬皇后弟貞元中爲京兆尹及疾病便不迎
召巫醫親故或勸之對曰吾以孱愚濫承外戚之寵
起家便授三品官向四十年更欲何求宜委天任運

而已唯御醫送藥至卽服君子以其知命也卒時年七十一

李吉甫爲饒州刺史先是州城以頽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簷翦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

今狐楚爲山南西道節度未終之前三日猶賦詩自若雖有疾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日吾之修短吾知之矣

李聽爲邠寧節度邠州大廳相傳不可葺脩以至墮壞聽到鉦輒新之卒無他

後唐趙鳳以末帝清泰初自邢州節度召還授太子太保旣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蒼筮卦成投蒼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五十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數日而卒

李敬義德裕之孫幼隨父貶連州後遇赦得還雒陽居平泉別墅自言未冠時爲浙東從事遇術人卓道士謂之日子自此四十三年方大遇繇是無心仕進後至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尙書

晉崔稅父涿爲刑部郎中有疾謂親黨曰死生有命無以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

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不從

王建立鎮潞州逾月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神氣不
撓名賓介竹岳草遺章陳諫諷之意

鄭雲叟隱居嵩山一旦卧病俾弟子台友人羅隱之
與李道殷曰吾將訣矣弟子曰先生嘗無疾何若此
也雲叟曰屈伸形兆四時之嘗道也風蒸燥濕四時
之嘗德也陰陽流轉四時之嘗氣也井管經合四時
之嘗主也木之爲疾也瘁火之爲疾也溫癘土之爲
疾也疢疥金之爲疾也滑水之爲疾也急大化無私
弱者罹之居身無身之事庶幾乎免矣非神仙而處
也得斯而繇謂之考終命箕子以爲福復何恨也言
終而卒年七十四

運命

老子曰命不可變仲尼曰其如命何故聖人之罕言
君子所以安之者也若夫窮達之數脩短之運豈有
真宰持之者焉至乃德叶人望才堪世用將遭奇遇
而不克享功宣定策忠存官次宜膺顯報而不能及
形朝廷之歎息增後來之慨慕斯因命與時戾事與
願乖非可以究其所變者已

漢李廣與從弟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

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

相蔡為人在下中在下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夢安國行丞相

事引墮車蹇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蹇也帝欲用安國為丞相使

使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壺遂其人深中篤行君子官至詹事武帝方欲倚以

為相會其病卒

王駿為御史大夫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

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

韋安世累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

之器會其病終

霍去病子嬪字子侯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

重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光武嘗負見諸郡計吏問前

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

會病卒

張充司徒酺從祖父也少嘗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

求充充已死

牟紆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章帝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於道物故

崔駰字亭伯安平人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嘗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嘗作四巡頌以稱美漢德辭甚典美章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嘗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網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網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因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大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厭世

鄭安世爲未央廐令安帝延光中廢太子爲濟陰王節順安世與太嘗桓馬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許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以子亮爲郎

虞詡爲尙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應奉爲司隸較尉黨事起以疾自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

魏張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太祖將西征
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賈洪以儒術知名為白馬王相

楚王彪初封白馬王

病亡亡時

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

楊阜為武都太守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
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厭世

吳丁賢字孝連守始平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
大帝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

顧徽為輔義都尉使曹公還奏稱旨拜巴東太守欲
大用之會病卒

太史慈字子義漢末以孫策有江東乃奔豫章後神
亭戰敗為策所得即署門下督及大帝嗣立遂委南
方之事及卒年四十一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
權甚悼惜之

晉盧浮字子雲欽子也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
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秘書監
皆不就

晉諸公贊曰張華傳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傳自美於華

庾袞字叔褒穎史太守辟為功曹不就聞惠帝遷長
安乃與鄉人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

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獲命子
恤音與之下山中塗目眩脅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
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日使賢絕塵避地
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
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丁紹爲冀州刺史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
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
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荀晞盛於青州然紹
視二人蔑如也懷帝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
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陸納爲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尋除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習鑿齒襄陽人爲滎陽太守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
襄陽陷於符堅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之俄以疾歸襄
陽尋而襄陽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
果

桓豁字朗子彞之子也孝武太元初爲征西大將軍
鎮襄陽豁時譽雖不及弟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強寇
故功業不就焉

宋羊玄保爲吳郡太守不營財利家世儉薄太祖嘗

日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慮羊玄保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叅軍斥爲廣州曾城令義慶薨廬陵王紹鎮潯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叅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暴風溺死

梁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溫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高祖勅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卒於家

北齊王懷初仕魏爲第一領民曹長神武義旗建爲大都督從討爾朱兆等累戰有功尋遇疾卒懷以武

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伸論者惜其不遂孝昭皇建初配饗武廟庭

高整信宣城公廡之子也歷散騎嘗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簡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

隋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瀛州刺史李繪置禮曹從事武帝時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炫通直三省竟不得官至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

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中乃出炫與之。炫官爲賊所將，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依，復投縣。賊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閉門不納之。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侯白爲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終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薛濬，開皇初爲考功侍郎，初爲童子時，與宗中諸兒游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尾，名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爾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足驗矣。

周法尚爲會寧太守，煬帝遼東之役，以舟師頻戰有功。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唐劉允濟爲青州刺史中宗景龍四年徵爲修文學士錄才行至道病卒深爲時人惜之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江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旣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第五琦自宰相左遷後歷饒湖二州入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代宗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

姚况爲涇原判官知州事建中四年德宗幸奉天况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送至行在其及京師平拜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其功旱蝗之歲俸寡不自給竟以餒終

崔邠貞元中爲吏部侍郎温裕沈密尤敦清儉帝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邠病耳難於承答事竟寢陸贄爲相爲裴延齡所構貶忠州別駕順宗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武元衡爲相憲宗元和十年六月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

領楊益及吉甫既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然

衛次公元和中和爲尚書左丞恩顧頗厚帝方用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命相詔方出帝遂令追之遂出鎮淮南明年受代歸朝道疾卒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除兵部侍郎穆宗將用爲相復丁所生母憂病卒

溫造自興元節度使詔還拜御史大夫文宗素欲大用俄而嬰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

郭承嘏爲刑部侍郎時朝望對刑法官文宗每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而卒

後唐盧汝弼簡求之子唐昭宗遷雜衣冠道喪遂渡河繇上黨歸汝弼富文才美禮翰人士傾慕太祖以爲節度副使入制奏署多成其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顯侯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晉梁文矩初仕後唐明宗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

有勤勞未升相府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外憂而止

張希崇仕後唐爲靈武節度使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未帝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雒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必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令老於邊城賊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於任時年五十二

孔英舉進士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崔稅知貢舉將鎖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誤放英及第故言其姓名以枕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鑠於文場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誼請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周李建崇在漢朝爲右衛大將軍年七十神氣不衰猶能飲饌建崇始自代北事唐太祖至是僅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位不及藩屏而溫飽少疾以至高年爲上將軍

知亡日

先儒有言曰死生有命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蓋原始要終必歸於冥數窮神知變則繇乎先覺中古而下方策攸紀乃有自天生德間世挺秀人倫仰其師表搢紳服其名譽見於未兆言必有信或形於夢寐之際或見於變怪之始或剋期於星曆或取信於易象或象其形而知其分或擗乎辭而忘其終以至罹兵革之禍安然而不懼成蟬蛻之說邈爾而莫究者亦徃徃而有焉

里析為鄭大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死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

災不可逃非遷所及火魯昭公十一年五月里析死矣

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欲人怪也歌曰泰山

其頽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

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

亟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遂

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

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

月時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百九十五 二十二

而丘也廢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

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罔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與而天

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

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蓋寢疾七

乎是我農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也

日而沒明聖人知命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武擔山在

益州其石今各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

嘗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日果卒

折像廣漢雜人能通京氏易自知亡日名賓客九族

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計子勲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

日中果死

郭鳳勃海人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

期豫令子市棺殮具至其日而終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學風角占候爲冀州刺史左轉

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

矯慎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年七十餘竟

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鄭玄字康成徵大司農不起嘗夢孔子告之曰起

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
玄日辰為龍巳為蛇歲在

龍蛇賢人嗟玄以
識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公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

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魏管輅字公明官至少府丞明周易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

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辰

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

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及卒

果年四十八

蜀譙周嘗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

一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相同軌

恐不出後歲必使長逝不復相見矣泰始六年秋為

散騎嘗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吳陸績字公紀為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

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

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

吳範以術數事大帝大帝甚禮之為騎都尉領太史

令範先知其死日謂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帝曰吾

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

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閒居無爲引筭自較乃歎曰
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之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矣尙未也後
如期死孫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
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晉淳于智濟北盧人能易筮自言短命日辛亥歲天
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
當應此乎武帝大康末爲司馬督坐楊駿誅

郭璞字景純爲王敦大將軍記室每言殺我者卿宗
後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
成敦因疑璞之勸溫嶠庾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
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日命盡今日
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

郭文字文舉曠達不仕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病甚
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卜珞字子玉少好讀易謂郭璞曰吾大厄在四十一
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後爲劉
聰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及攻

晉陽爲劉琨所敗琚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前秦張忠隱于泰山符堅徵任尚父不就堅以安車送之行達南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死

南齊盧度有道術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未明末以壽終

顧歡吳郡人有高尚之志好黃老明術數元嘉三十年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竟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

郇頌始康人爲道士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隱卧而死後人見頌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嘗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焰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梁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高祖大同三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香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裴子野為鴻臚卿以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果卒

劉敞字士光不娶不仕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敞謂兄子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

後魏裴宣為益州刺史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太宗貞觀中卒臨終自剋死日兼自為墓誌

袁天罡益州人尤工相人貞觀中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果如其言

衛大經篤學善易嘗豫筮死日先鑿墓自為誌文如筮而終

周賈緯自給事中出為青州行軍司馬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太祖廣順二年春緯死訃至妻亦一慟而卒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請日昏之新壽可交可復口今平口日五矣果味
寒天豈盜匪人武工跡人貞野中申國公高士氣管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六

復讎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周官調人之職掌和萬民而教其辟讎同國而不相辟者言之於士殺之無罪蓋報仇之所由來舊矣中古而下方牘所記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義

篤於諸父或情厚於交友獨能奮不顧死勦絕其命
攄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乃至朝議高其節理
官緩其法亦有詢外庭之論遵三章之制不免於戮
者焉若夫受誅於官者非怨殺人而義者勿讎斯典
經之丕訓百代所不易蓋以銷忿毒之漸致清夷之
化納民於軌物者也其可忽諸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子叔孫豹父穆子穆子叔孫豹寵豎牛豎

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

退个東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亦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叔孫

不食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朝其家衆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六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謂殺穆子又立西仲王

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折出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死其父故但言其見罪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也仲尼曰

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

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文雅見直也言德行直則四國順之

漢灌夫父張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

尉潁陰侯是灌嬰之子請孟為較尉夫以千人與父

俱官主千人如侯同焉也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嘗陷豎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

父讎自奮厲也於是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

數十人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千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後還走漢壁走輒嚮也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

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

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

請復往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

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李敢代父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青衛青也令其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原涉為谷口令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

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讎谷口豪傑為殺秦氏

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

者皆歸慕之

後漢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沛獻王輔鯉怨劉盆子

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

獄三日乃得出

劉賜字子琴光武族兄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

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漢續

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邵縣所侵恭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寒賜兄顯欲報怨贖客轉劫人發覺別郡殺顯獄中賜與小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皆亡命逃伏遭赦歸子四人

周黨太原人鄉佐甞衆中辱黨父黨久懷之後至長安遊學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亦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黨後累徵不屈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嘗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讎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熹後至太傅

鄧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徙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讎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亦他人不須

心懷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作鹿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

首令應之遲憚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後亦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自因病去後至長沙太守杜詩為南陽太守坐遣客為弟報讎被殺

崔瑗兄章為人所殺瑗手亦報讎因亡命會赦歸家後至濟北相

蘇不韋扶風人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嘗侍貝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較謙

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維陽時嵩為司隸較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

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

諸陵謂長安中五陵也不尅會嵩遷大司農時右較芻廩在寺北垣下廩芻高藏也垣墻也不韋以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

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則傍達嵩之寢室出其床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

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阜謂嵩父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須云逃命而見用強吳馮闔閭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塵埃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懷憤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以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陽球漁陽泉州人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至衛尉

賈淑太原介休人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

繫獄當死鄉人郭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庶
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
原

魏孫資有時名太祖為司空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
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

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
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醜其墓

魏郎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郎白日操刃報讎於
縣遂亡命到陳國

龐會立義將軍惠之子惠南屯樊討關羽戰敗為關
羽所殺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
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尋
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典韋好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之禮
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叱候者門開

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晉索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
人壯之

沈勁字世堅父克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

吳儒所殺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後至冠軍長史戰死

朱昌父執為荊州刺史王廙將廙使執及趙誘繫杜曾皆為曾所殺及周訪討曾既執曾欲生致武昌昌與趙誘息裔乞曾以復怨於是斬曾而昌裔鬻其肉而噉之

刁彝字太倫協之子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後至北中郎將

譙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無忌以年小獲免後為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嘗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崔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罪論

王談年十歲父為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不伺度未得年至十八乃

密布利鍾陽若耕鋤者度嘗乘船出又經一橋下談
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鍾斬之應手
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光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後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
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也

桓温父爨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温時年十五
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
三人居喪置办杖中以為温備温詭稱弔客得進办
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之

桓玄温之子與王恭討江州刺史王愉兵敗玄至長
唐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王恭故叅軍殷確以告湖
浦尉尉收之送京師至倪塘斬之及玄執政腰斬湖
浦尉及錢强等

殷簡之父仲堪為桓玄所害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
徒遂居墓側宋高祖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
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謝琨琰之小子琰討孫恩兵敗帳下督張猛於後斫
琰焉遂遇害後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琨琨劊
肝生食之

朱綽兄憲及斌俱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温伐壽陽
真以憲兄弟與温潛通並殺之綽逃歸温攻戰嘗居

成府元龜 復讎 卷之八 南九

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

龔壯巴西人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

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

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

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

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尅之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強兵懼不

自全乃數聘禮巴西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傾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叔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上長為諸侯名高桓

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安畧羅尚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尅之

宋毛循之一作父瑾晉末為梁秦二州刺史為譙縱

所殺高祖表循之為龍驤將軍配兵力遣令奔赴又

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循

之至巖渠榮期為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將

軍巴州刺史循之退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循之

使參軍嚴綱等收合兵眾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

討承祖斬之時文彪茂猶在巴郡循之遣振武將軍

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

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循之節度循之遣原導之與

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循之下都上

表曰臣聞有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

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
並炤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四赴
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
暨及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
也 鮑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
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
兼義絕是以束骸載馳訴冤魏象昔宋害申舟楚莊
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勘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
矜悼伍負不虧君義申胥不忘國艱俟會摧鋒思時
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舉宵邁之旗是以仰宸極以
希炤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抱耻仰望洪恩豈宜遂
享名器比有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
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
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
越疾毒交纏嘗慮性命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
斬凶醜以摠莫大之痛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
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
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禮諸軍伐蜀軍次黃
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循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
累並得俱還

沈林子與沈預有讎因自歸高祖從高祖克京城沈預慮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因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垣闔文帝元嘉中為負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維等所發闔與弟殿中將軍闔共殺曇維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

宋越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

錢延慶吳興長城人父仲期為同縣奚慶恩所殺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太守郗願表不加罪許之

申孝叔父令孫代薛安都為徐州刺史令孫至郡境降安都從子索肥為其所殺後索肥兵敗走向雒平縣界孝叔斬之

房愛親父元慶為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害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明帝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乃止

南齊沈文秀宋司空慶之之子慶之為景和臣欽若等曰景和宋前廢帝年號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秀長兄文叔

州府志 復讎 卷之八 附錄部

謂文秀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秀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時沈攸之為景和御史殺慶之後攸之反文秀督吳錢塘軍事文秀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聞人曼吳興人年十七結客報父讎為高祖所賞朱謙之字處光父昭之以學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宅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特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

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讎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寃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武帝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嘗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之有司以聞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

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梁蘭道恭益州人父為刺史劉季連所殺道恭出亡
季連還都同出建陽門道恭殺之

趙跋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
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
跋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跋扈兄今
欲報之若事尅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柝生
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
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成景雋范陽人父安樂仕後魏為 涇陽太守武帝天

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雋謀復讎因殺

魏宿預城王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
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
讎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雋家讎既雪每思
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
比馬仙理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
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
首以祭父墓事竟請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
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

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李慶緒廣漢郡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讎自縛歸州州將義而釋之

陳侯瑱巴西人父弘遠世為西蜀曾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

後魏元帥父東阿公順爾朱之亂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即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請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

鄭思明父連山為光祿大夫性嚴暴槌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於河

村義謂村中義奴乘馬投水思明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

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齧而食之

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後與二弟匿於山澤之中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

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
 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言
 慶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文成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正帝
 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牟蘭城
 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
 遇赦免宋人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
 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陵與牟蘭隔河相
 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牟蘭
 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度
 臨齊人覺知判斷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
 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
 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嘗服靈
 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
 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
 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
 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
 帶魏郡後二人俱遷建康靈越意嘗欲為兄復讎而
 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菜求食乃為作之下

以毒藥乾愛還而卒

淳于誕南齊南安太守與宗之子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

吳悉達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讎避地永安

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荀瓊年十五復父讎於成都市以孝聞

楊孝邕以父爲爾朱天光所害孝邕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北齊神武以誅爾朱氏微服入雒叅司機會爲人所告爾朱世降收付廷尉掠殺之

北齊崔達挈尚安樂公主文宣帝嘗問公主達挈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重唯何家憎兒顯祖召達挈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挈殺主以報讎

後周杜叔毗襄陽人初仕梁爲蕭修府史直兵叅軍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明年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請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及而修

申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才畧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脩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脩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女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受母言愈更感厲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柳慶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免

隋來護兒幼孤養於世母吳氏侯景之亂護兒世父

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

唐高季輔渤海人也兄元道任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鬪竟擒殺兄者斬之持其首以祭甚爲士友所稱

獨孤脩德爲宣州刺史武德中高祖徙王世克於蜀脩德以讎人請而殺之

王君操萊州卽墨人其父隋末與鄉人李君則鬪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若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曲禮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嘗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耻旣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同蹄智壽雍州同官人其父高宗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中衢血流徧體又收智爽屍舐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張琇蒲州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贓罪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脇令汪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轉至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瑄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旣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庶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讎玄宗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經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在孝子之情義不顧

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瑄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諱矜其爲父復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中爲子之志誰非狗孝之夫展轉相讎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尹告示決殺瑄瑋旣死士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瑋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具時人所傷如此

劉士幹宣武節度劉玄讐之養子有樂士朝者亦爲玄讐所子因姓劉氏素與士幹有隙德宗貞元中玄讐薨或云爲士朝所醜士幹微知之及士朝至京師士幹乃密以奴持刀伏於喪位給士朝曰有弔客至誘入堂哭因殺之士幹坐是賜死

余嘗安衢州嘗山人父及叔父爲方全所殺去十餘年會赦乃歸嘗安熟聞知之憲宗元和中嘗安年十七乃報殺之詣州請罪州司以其事聞制依法處死刺史元錫義之累上表請下百僚詳議復詔嘗安

死時歎其寃

梁悅富平人爲父報讎斫殺讎人秦杲自投縣請罪
勅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
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
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
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爰
有異同因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
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
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
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
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
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
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
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
者罪不當誅者也上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
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

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
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牟所稱不
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
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於官未可以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且
定其制曰凡有人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指矣

康買德父憲爲羽林官騎京兆府雲陽縣人張泣
欠憲錢米憲徵之泣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
四將救其父以泣角觸力人不敢撓解遂持木錘擊
泣泣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律
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致死
者依嘗律卽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張泣是心
切非克以髻巾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
子安能及此玉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
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
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
臣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

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高弘超洛州平息人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亦以報之遂携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傷論刑部員外李殷夢覆曰伏以挾亦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旣遂復讎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已來事多貸命長慶三年有康買德父憲爲力人張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錘擊涖後三日致死勅旨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縣請罪勅旨特從減死方今時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勅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誅意之深文差若毫釐繫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永刊今高弘超爲父報冤卽丹書之不尚人倫至孝法網宜矜減死罪一等處分

晉韓頤鄴人少帝開運中爲父報讎殺經赦賊平與刑部員外郎古昭裔斷曰伏以韓頤稱爲父報讎准律謀殺人者死情雖可軫法且不容請依大理寺斷遣從之

冊府元龜 復讎 卷之八十九

漢高勳仕晉為閤門使初勳與張彥澤不協彥澤害其家屬及虜入汴勳訴耶律氏等誅彥澤雪其家耻周張承德父穎為安州防禦使性卞急峻刻部曲曹澄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及世宗征淮南以承德之故遣江南李景執澄等賜承德俾甘心而戮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七

改過 悔過

改過

傳曰弗知實難夫子有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為過矣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知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故顏淵亞聖乃稱不貳蘧瑗大賢猶曰
知非然要在乎明於自知闇於自是君子所以敦五
嘗謹百行遵大易考祥之旨守曲禮踐言之教加之
以聽忠告之言慎克終之道然後能保乎令名而於
過失鮮矣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
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公子救邯鄲存趙趙
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
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
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
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
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又無忌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自魏之趙莫敢勸公子
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
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

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

少孔子九歲子路

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

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

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

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漢于永定國之子也少嗜酒多過失年至三十乃折

節脩行以父任為侍中嗣西平侯至御史大夫

朱雲字子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讎年

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後漢鄭均東平任城人也其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

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

潔均後公車徵不就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

白衣尚書

賈淑字子厚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

遭母憂淑來脩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

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

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

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宋果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郭林宗乃訓

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自改節自勵後以烈氣聞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聞之遇諸路爲設酒有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憤結客欲報諸生其曰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雜礫之擊鼓以令於市屬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

吳甘寧巴郡臨江人少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卽知

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史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史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歸吳爲西陵太守折衝將晉周處字子隱義與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漢太尉嵩之曾孫出

繼叔父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養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曾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

裴憲字景思楷之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謹脩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後爲豫州刺史終陷於石勒焉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濬乃變節疎通亮直恢廓有大志州郡辟河東從事終爲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少擅高名性嗜酒不拘小節後爲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簡少
 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
 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嘗數百人
 初為郡門下掾後卒為前將軍領戎較尉雍州刺史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開爽少好遊俠不拘操
 行遇陸機赴雒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據
 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嘗人在舫
 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
 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
 舉孝廉位至驃騎將軍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及長開率穎秀辯悟
 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
 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後為衛將軍散騎嘗侍
 王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
 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
 愛焉卒為司徒左長史

士述字懷祖元帝鎮東府中郎丞之子也家貧求試
 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俱為州司所簡有一千三
 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
 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

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後為衛軍尚書令

王沈為荊州刺史自恃才氣放酒誕節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譚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而游俠

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以為冠軍記室

參軍

符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麓儉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

拜殿上將軍

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也年十許

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

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

劉康祖為散騎常侍以浮蕩蒲酒為事前後屢被糾劾免官後為孝武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

脩轉太子翊軍校尉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小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

處元祐中為吳郡太守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延之與張鏡隣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氣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到撫彥之之子也襲爵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撫罪付廷尉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撫憤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貞素自立

南齊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勇力絕人隨父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及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

周山圖爲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爲錢塘新城戍

梁朱异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旣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後爲侍中

王瞻廷尉卿猷之子也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起家爲著作佐郎謝覽爲吳興太守一境清謐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

張克字延陵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克少時不持操檢好逸遊緒嘗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克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克晚對曰克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參軍

丘仲孚仕齊爲山陰令齊末政亂頗有賊入入梁爲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

何遠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

陳周寶安文育子寶安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犬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後除貞威將軍

後魏穆羆高祖時爲虎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後轉征東將軍賞善罰惡深自勉勵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武世爲儀曹尚書

陸彰初歷數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改自行青冀滄瀛州事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愛敬之

才遵冀州刺史雍之子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卒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勵清靜愛人百姓追思之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貪褊矜慢初爲中書博士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相幽二州刺史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邢巒爲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者鄙之後爲安東將軍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嘗令秉燭或時

睡必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任官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非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上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後拜中書博士

楊固少任俠好劍容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後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版府法曹行參軍

北齊司馬子如初爲尚書令以贓賄免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勵改甚有聲譽發摘奸僞僚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

高乾字乾邕殷溥脩人也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後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尉景初爲冀州刺史大納賄後爲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

崔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父士大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

魏收字伯起年十五頗已屬文乃隨父子建赴邊好

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
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
學博士

畢義雲小字隋兒少龕俠家在兖州北境嘗劫掠行
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終爲七兵尚書

後周楊汪字元度弘農華陰人也少凶疎好與人羣
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通
傳三禮解後爲冀州侍讀

隋王頗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
顥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書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
露門學士人隨爲漢王諒府諮議叅軍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
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重循法度後位至南
海太守

焦通塗陽人也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通性酣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
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
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媿恨
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

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之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之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開皇中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丘和河南雒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以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後爲特進封潭國公

柳亨拜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鄉舊親情兼宿素卿爲人多有往還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獵有饗酒之聲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

段綸爲益州總管高下縱情多所陵傲及太宗踐祚遷右光祿大夫秘書監綸始折節脩道閉門不妄交遊乃鳩集史籍披覽不倦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爲將甚富於財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但逢勝已皆傾心與遊焉後歷

懷州刺史

程异初爲虞部員外郎克揚子院留後坐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元和初復爲侍御史累遷檢較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异自懲往坐勵已在公江淮錢穀之弊多所剗革入遷太府少卿

後唐錢鏐字其美杭州臨安人也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師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橫前流鏐不敏以爲譏已尋害之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

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歷累朝爲尚父吳越國王天下都元帥

晉王建立爲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斂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終爲青州節度使臨淄郡王

李從璋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性黷懼明宗嚴正以自滑帥入居宿衛除拜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慕容不足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勤靜理功臣之號及晉高祖卽位愈畏其故終爲鄧州節度使人甚惜之

張彥澤初爲涇原節度使其政苛可交代王周奏弊

事二十件後為相州節度使頓峻舊跡凡正俸公府
常入之外一無所取民吏愛之少帝開運三年父老
僧道詣闕舉留焉

周王仁裕生於泰州白石鎮少孤不從師訓唯以狗
馬彈射為務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終為太子小保

悔過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省者蓋夫生民之
性淪於所習七情交戰及乎中庸迷方違道棄理愆
德狹中而獨任師心而自是由中人以下曷能免焉
固其洗然知非翻然易慮念既往之咎圖勿貳之美
斯為難矣三代之下大道云喪乃有所舉之或遂事
之不追秉義之靡終守官之踰矩因貽悔吝自底弗
類而能杜尤怨之志與克責之言形於包羞極其引
慝斯所謂不遠而復莫大之善者焉與夫耻過作非
聞義不徙之徒異矣

衛孫林父

文子也

以戚叛於晉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

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得必加於戮

辯猶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孫文子懼以戚叛

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下

言至危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獻公卒未葬

遂去之

不止

文

刑刑示靈悔過
卷之八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能改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針也其權寵如

兩其母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適晉其車千

乘后子享晉侯

為晉侯設享禮

造舟于河

造舟于梁通秦晉之道

十里

舍車

一舍八乘為入反之倍

自雍自絳

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歸取酬

弊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賁其一故績送其八酬酒弊

終事入反

每十里以人乘車各以次

載幣相受而還不徑至故言入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

成禮欲盡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子產疾謂太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

則多

死焉故寬難

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澤中幼人

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趙勝封平原君與毛遂至楚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

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

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

丹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秦白起昭王時為將封武安君以罪免為士伍遷之

陰密屬安定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乃使使者

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

萬人我詐而阬之足以死遂自殺

漢李陵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而降匈奴寵貴

之陵數勸蘇武降匈奴武不從陵見其至誠喟然歎

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

與武訣去衛律亦漢將降匈奴

韋玄成嗣父賢爵扶陽侯坐騎至廟削爵為關內侯

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

自刻責玄成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

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難難玉缺曰玷因以戒示子孫

戴聖為九江太守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

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揚州刺史錄囚

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音之欲切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

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復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

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聚為群盜而吏捕得也為

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人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

王鳳為大將軍成帝建始二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躪也老弱號呼長安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鳳以為太后與上及

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王商歎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郭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

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

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也帝於是美壯商之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後漢虞詡為尚書令去官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

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斯獲罪於天也

馬融字秀長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

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饑相望融既饑困
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
故往應騰召

魏劉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爲選部也鄧颺
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凌青雲謂傳
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
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傳玄以其言大惑不
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嘗也今見卿窮爽
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蔣濟字子通爲太尉王凌子廣字公淵廣弟飛臬金
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司馬宣王嘗從容問濟濟曰凌
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
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蜀馬超漢末爲偏將軍先主圍成都超將兵徑到城
下先主待之厚超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
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於
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
羽飛並仗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

大驚止不復呼字明日歎曰我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之

諸葛亮為丞相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

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王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

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宜以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敗于街亭亮戮謖以

謝眾上疏自貶二等以督厥咎鄧芝為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

目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乃歎息投弩水中

吳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坐徙交州大帝既即尊位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

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命輕雀鼠性輜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頰受

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覩

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眾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殞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

忘罪

晉王衍爲元帥爲石勒所破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正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庾袞字褒明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號之爲異行初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王導爲司徒及從父兄敦構逆劉隗勸元帝盡誅諸

王時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謂曰伯仁

顛字

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中救

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

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歲殺諸賊奴取黃金印如

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

而甚銜之王敦旣得志向導曰周顛戴若忌南北之

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

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

後料簡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欵至導執表流

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獻之爲中書令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郝家離婚獻之前妻郝曇女也

殷仲文安帝時爲桓玄侍中玄敗仲文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臣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以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興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紲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愧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

後周賀若敦爲忠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徒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

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唐狄仁傑未爲宰相時婁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克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太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旣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旣爲不孝子夫復何言

高郢德宗時爲中書舍人時詔以前禮部員外于公異遊學遠方志其温清之戀放歸田廬初郢薦前監察御史元敦義及暗公異譴責懼爲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遠於禮教詔褒郢之知過敦義俾罷歸

晉王建立累領潘鎮爲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冊府元龜
悔過

卷之八十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八

治命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終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故其治命可得而徵矣至有屬纊忍死反席正容精
爽不亂教誠周悉顧託後事申論素志亦有願上爵
土悉還賜賚固免贈謚預為終制或景慕前哲因卜

其宅兆或愛樂俗化止窆於治所以至折券以徇義
操贖以寫心啟手歸全揚名後世書曰惟人萬物之
靈自非有道之士亦安能溘然死生之際汨而無擾
哉

魏武子為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

是武子魏犢顓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顓嫁之曰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甯惠子為衛大夫有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掩惡也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孫叔敖楚大夫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

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叔敖死王

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葉公之顧命曰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

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人疾亦作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止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魯季孫有疾命正嘗曰無死正嘗恒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

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嘗載治如朝告曰夫子

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

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襄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共劉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

常正常不反

孟釐子為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

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

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季桓子魯大夫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子魚曰昔吾先公用之不

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

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仕為

郎中奉使巴蜀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遷

適使及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

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誦周公言能論歌文武

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

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

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載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

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

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以

舊聞弗敢闕卒三載而遷為太史令抽繹史記石室

金匱之書以成史記

歐陽地餘元帝時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

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管理產業貨至鉅萬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牟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嘗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歛不受賙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

張純爲大司空臨終勅家臣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崔瑗爲濟北相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體勿歸鄉里其賜贈之物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留葬雒陽

蓋勳爲潁川太守徵還勳強直不屈內厭於董卓不得意強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趙岐初名嘉京兆長陵人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位至太嘗卒先自爲壽藏
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
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任末蜀郡繁人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
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
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孔僖爲臨晉令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
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
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梁鴻字伯鸞至吳依大家臯伯通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
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
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
扶風

魏賈逵文帝時爲豫州刺史建武將軍與曹休等伐
吳會病篤令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
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吳呂蒙以定荊州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
下疾卒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
命絕之日皆上還

中山王袞以明帝青龍二年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白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嘗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小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聞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閭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

田豫齊王時爲大中大夫食卿祿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爾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杜預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卒先爲遺令曰古不

合葬明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全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其山多美石而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維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一陵西瞻宮闕南觀伊雒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雒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爾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

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南齊豫章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非嘗也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亦非心期所不貪聚自幼所懷正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爾吾無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凌侮若天道有知汝等

各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守基業治閭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舉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檟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銀刀一口作塚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

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

張岱為南交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

張東吳郡人輔國將軍冲之父也東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兼青冀二州刺史事在鎮四時還吳國中取果菜流涕薦焉

蕭景先武帝時為征虜將軍假節司州諸軍事至鎮遇疾遺言曰比愍疾病暴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

夙荷深恩今謬克戎寄暗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啟事上謝至尊粗

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已

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

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

一匹經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温卹以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

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九間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施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毅貞皆其子名

孔融爲司徒左長史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啖三千買棺無製新衣左手執孝經右手執小品法華妾二人喪事畢各遣還家曰吾以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江敷武帝時爲侍中遺令不受卹贈詔贈錢三萬布百疋子精啟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

梁陶弘景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大同三年卒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用所着舊衣上加生襪裙及臂衣靸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袁昂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司空大同六年薨臨終遺
疏不受贈謚勅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
所須悉皆停著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
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
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
天命其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
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
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
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肅儒無施皆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志泉壤若
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違遠
之恩雖是經國常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
祗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陳袁泌爲宣帝司徒左長史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
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歛手足旋葬無得輒受
贈謚其子遵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
大夫

姚察入隋至煬帝時爲太子舍人終于東都遺命曰
比吾在梁世當時年四十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
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當得留連山寺

一去忘歸及仕梁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
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文蒙恩渥既牽纏人世
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守不
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
食果菜任家裏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後魏崔光孝明帝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疾甚
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賜會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啟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
厚恩位至於此大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
並得名位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

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

李護爲齊州刺史將亡謂左右曰吾嘗爲方伯蒞青
州彼中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陽固爲前軍將軍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
諸子一遵先制
張烈累徵不赴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勤家誠立
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裴佗爲荊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祔諸子
皆遵行之

崔孝直為直閣將軍去職歸鄉里卒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于求則非吾子

又云孝直顧命諸子歛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

皆遵行之

宋隱被徵不就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吏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爾若忘吾言是為欺死父也使死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姚僧坦為太醫下大夫卒遺戒衣衾入棺朝服勿歛

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隋李穆為太師以老致政開皇六年薨于第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啟足歸全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脊脊光景其在斯乎唐傅奕為太史令年八十五卒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欲眾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李勣為司空遇疾謂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將罷謂弼曰

我自量必死欲共汝一別爾恐汝悲泣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游非類急搃殺後奏知嫗嫗已下有兒而願往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卽移入我堂撫卹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畧不復言弼等並遵行遺令

郝處俊則天時爲太子少保卒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送之事上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囑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物及歸鄉遞送營造並不欲勞官司供給帝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給加賜物而已

姚元崇玄宗時爲司空遺令誡子孫其畧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若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邁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

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期亦足矣
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
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
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
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旣衆有之遞相
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
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每靜思深所歎服昔孔丘亞
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
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
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其魄去身貴於
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譚凡厚葬之家例
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
儉薄爲恡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
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
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
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嘗服四
時衣服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
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
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
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

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與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旣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

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沈凝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愆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

教雖則多揣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
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
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
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嘗古來不免所造
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
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
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
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齊須布施宜以吾
緣身衣物克不得輕用餘財爲無益之在事亦不得
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
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
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交抑同僧例失之彌
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
孫依吾此法

王維爲尚書左丞臨終之際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三數紙多敦勸朋友
修習之意舍筆而絕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
孝守節

辛祕爲昭義軍節度使及歸道病先自誌其墓將歿

又為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

王紹懿鎮州王景崇季父也紹懿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懼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唯汝之才也言已而卒時監軍在席且奏其治命宣宗嘉之

晉陸思鐸典陳郡甚有惠政誠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我棲魂於所理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周翟光鄴權知京兆尹疾甚召判官張粲及巡簡使臣以軍府事囑付之又召親隨於卧內誠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維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趙温珪判司天監延乂之父也温珪臨終謂延乂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佗途致身良圖也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九

致政

昔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故七十致仕謂之禮經縣車之義垂於載籍由古道也商周之世施及戰國蓋有引年請老致其官政保厥休問流光後裔漢氏而下公卿庶尹年耆德修事立名遂乃能顧

義知止上封稱疾願乞骸骨奉還印綬或以避遠寵勢克念退藏或以固守名節懼罹汚染捨去榮爵式遵典訓而當世之君曷嘗不厚其恩紀異其禮秩加之體貌形於敦獎所以重老成而厲風俗者焉

商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

石碯衛大夫也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莊公

石碯諫弗聽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為禍桓公立乃老

桓公戴偽之子老致仕也

祁奚晉大夫請老老致仕

韓獻子厥晉大夫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為公

族大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請立起也起無忌弟既使宣

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孟軻為齊卿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漢石奮景帝末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豫朝請也

周仁武帝時為郎中令以先帝臣重之重謂敬難之仁乃

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張歐歐音驅為御史大夫老篤請免武帝寵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疎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疎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
 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
 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夫懼有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
 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移病謂
 也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
 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
 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長安東郭
 餞行也供音一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
 切張音竹亮切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
 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史丹字君仲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
 帝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病不願歸治疾朕愍以
 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
 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
 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日薨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宣帝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

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趙克國為後將軍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邴漢哀帝時以清行徵用至太中大夫又徵龔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策曰惟元始

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

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

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

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衿皆如韓福

故事福涿郡人昭帝時以德行徵之京師賜束帛遣歸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班况成帝時為左曹越騎較尉一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

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光武時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

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趙克國為後將軍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邴漢哀帝時以清行徵用至太中大夫又徵龔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

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

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衿皆如韓福

故事福涿郡人昭帝時以德行徵之京師賜束帛遣歸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班况成帝時為左曹越騎較尉一女為婕妤致仕就

第貲累千金

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光武時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隆建武中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

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

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

鄧彪章帝時為太尉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

乞骸骨元和三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

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嘗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

丞存問嘗以八月旦奉全酒

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以病

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初

詔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

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其賜均義穀千斛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

胡廣桓帝初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病遜位又拜司空

告老致仕

周榮和帝時為山陽太守以老病乞身卒于家

張儉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

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

魏劉放文帝時為中書監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

易舊章嘆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

輔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群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田豫明帝時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

吳陳化大帝時爲太嘗兼尚書今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若章安卒於家

石偉字公操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景帝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後主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王祥武帝時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

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王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

鄭袤字林叔在魏爲太嘗陳留王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

鄭冲爲太傅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綱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道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撫然天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

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嘗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劉毅字仲雄爲左僕射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後司徒舉毅爲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傅祗爲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嘗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華表爲太嘗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靖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劉寔爲太傅惠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羅含字君章穆帝升平中南郡公桓遇引爲郎中令後徵爲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

王述爲散騎嘗侍尚書令於西海公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

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
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
人或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
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
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
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
園不許述竟不起

宋臧壽爲太嘗武帝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

范泰少帝時爲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景平中以嘗
侍致仕解國子祭酒

傅隆爲太嘗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文帝元嘉
三年輕舟遊東陽任意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
帝不問也

顏延之文帝時爲太嘗表求致仕曰臣聞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嘗謂爲虛方今乃
知其信臣人薄寵厚宿塵國恩而雪效無從榮牒增
廣曆盡身彫日刑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妙穢滋積早
欲啟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餘是以
腆冒愆非簡息于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

暑此秋節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憊遠晚年疾所摧願景引日臣班叨有卿生戶封典肅祇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矣庸微過宰近邑同澤爰降實加將監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執冥暮仰叩端闈上戀固極不許明年乃致仕

南齊虞玩之會稽餘姚人武帝時爲黃門郎以久官年老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止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

馳老宜休息臣生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頃來耳目失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其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繼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辰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慶隆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

官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治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毫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林泉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詔從之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請闕仍辭還東

夏侯詳爲光祿大夫侍中天監二年年七十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位特進

後魏寇讚太武時爲南雍州刺史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許之

羅結爲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騎馬詢訪焉

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兼太嘗遷中書監懷州刺史

至孝文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帝卒不聽許遂以疾苦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

畢衆敬孝文時爲交州刺史徵還京師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疋勞遣之

尉元爲司徒頌表以年老乞身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頌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源賀爲侍中太尉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後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游明根爲大鴻臚卿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頌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

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謝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帝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遷德禪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鐘鳴漏盡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廷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戀主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帝命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

爾朱代勤爲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嘗

高閭宣武時爲太嘗卿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任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嘗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政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

兼懷安駟籛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間進陟北邙山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

楊椿莊帝時爲太保侍中每辭遜不許上書頻請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謂頰頓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帷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撫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

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邢邵出帝時爲散騎嘗侍以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東魏嘗景爲秘書監儀同三司孝靜武定時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年彌五紀歷事三京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

力終其身

後周寇雋初仕西魏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嘗侍大統末以年老乞骸骨文帝弗許遂疾篤不復朝覲

孟信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嘗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庫狄峙文帝時自宜州刺史入爲太子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

樊深爲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建德初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嘗召問焉

蔣昇字鳳起好天文玄象之學保定中爲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張羨爲司城中大夫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

樂遜爲遂伯中大夫天和中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後除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

儒者以爲榮

隋李穆高祖開皇中爲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方臨寓內方籍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嘗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嘗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周搖爲幽州總管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高祖召之旣引見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

杜臺卿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仕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

趙芬爲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輶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申幘

賀若誼爲靈州刺史數歲上表乞骸骨詔許之

公孫景茂河間府阜城人開皇末爲道州刺史以年老致仕

崔仲方煬帝大業中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

敬肅爲潁川郡丞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

唐李綱高祖武德中爲太子少保後數載復乞骸骨優詔許之

楊恭仁爲雒州都督太宗貞觀七年正月戊申詔曰尊賢尚德義存致治高秩厚禮允屬勲庸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長史觀國公恭仁識宇凝正風度夷簡器惟瑚璉望重縉紳歷官有聲歲寒若一而志在虛靜固求閑任辭理懇至確乎難奪宜成其美加茲寵命可特進時恭仁以疾乞骸骨故有此授

虞世南自太宗卽位爲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不許後爲秘書監貞觀十二年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

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筵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

冊刑元龜致政

卷之六十九

下中書平章政事尋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李客師爲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

業

栢季纂爲司農卿以年老屢乞骸骨不許久之拜虞州刺史又表自陳羸老因聽以本祿歸于家

竇盧寬爲左衛大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芮國公

劉弘基爲衛尉卿以年老乞骸骨拜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

張俊喬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卽求致仕張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還私第時見闕庭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張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張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嘗侍又請致仕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神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綺羅

致政 卷之四十九

常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李百藥為宗正卿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
文酒讌賞以舒平生之志

鮮于紹自降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特召見慰勉
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
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高宗曰卿氣力尚強可且為
我檢較紹固辭竟許之

盧承慶為刑部尚書總章中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
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仁軌為右相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聽

朝朔望

李勣為司空平定高麗迴以疾謝職加金紫光祿大
夫聽致仕

許敬宗咸亨中為太子少師請致仕許之加授特進
仍令朔望朝參如其氣力能來勿拘朔望之制

李義琰永淳中為中書侍郎中書門下三品以足疾
乞骸骨詔許之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
通化門外時人比漢之二疏

韋思謙則天垂拱中為納言以年老致仕許之
王及善垂拱中為春官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以老

病請致仕加授光祿大夫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老疾請致仕許之

姚璠長安中爲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累表乞骸骨聽許致仕

薛元超中宗嗣聖初爲中書令以疾致仕加授金紫光祿大夫

張仁愿睿宗景雲初爲朔方總管以年老致仕特給全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

李日知玄宗先天中知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

元懷景爲工部尚書開元中詔曰懷景朝廷舊德光陰遲暮宜聽致仕遂其願攝

盧懷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留侯多病漢皇許其願養呂蒙未瘳吳主因而慘戚此則古之義也檢較吏部尚書黃門監盧懷慎大才宏識資忠履信學窮墳典言緯邦國朕之緊賴人所具瞻頃者忘身徇公積勞爲病竭誠抗表固辭在職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蘇珣爲太子賓客檢較詹事以年老致仕

薛訥爲朔方軍大總管沈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以年老特聽致仕

張廷珪以少府監爲太子詹事康子元以前太子左庶子集賢殿侍講爲秘書監並致仕敦舊恩也

張說以前尚書左丞相致仕修國史兼集賢院學士俸料等並依右丞相給

宋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

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叅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洎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佗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所以僂俛爲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效今積羸成憊沈痼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將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議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
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
軒墀伏增感戀謹奉表陳乞手詔許之仍令全給俸
祿環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

趙昇卿爲華州刺史以年老累表陳乞優詔許之除
國子祭酒致仕

盧從愿爲太子賓客以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
書致仕給全俸祿

孟溫爲太子賓客以年齒衰暮表求辭秩詔許之除
禮部尚書致仕全給俸祿

蕭嵩爲青州刺史請老以太子太師歸第嘗於林園
植菓合藥修鍊優游閑養不交人事自贍十有餘年
信安郡王稹天寶中爲太子少師以年老聽致仕

張守節爲太子右論德集賢院待制肅宗上元初乞
骸骨辭職還鄉以穎王傳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
從大庸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
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
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疋儒者爲榮
苗晉卿爲侍中太保代宗廣德中罷知政事又詔以
太保致仕

丘為德宗建中年為太子右庶子以左散騎嘗侍致給俸祿之半為蘇州嘉興人年已八十餘而繼母尚無恙累表請致仕歸養辭日特賜金紫之服以寵之後為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晃晃以為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惠養老臣也不在喪為異命仍舊給之准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程式無文見克折衷

穆寧建中年為秘書少監強毅不能事權貴多辭病居家德宗居奉天寧詣行在改右庶子車駕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後就拜秘書監致仕

李涵貞元中為左散騎嘗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涵

高平王道立曾孫也簡素恭慎有名宗室

孔述睿為右庶子史館修撰以疾上表請罷官德宗不許詔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懇讓遂改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許其致仕

馬炫為刑部侍郎以老病陳請除兵部尚書致仕
蕭昕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以工部尚書致仕
韋建以前太子少詹事為秘書監致仕

嗣郢王藻為左千中大將軍以太子賓客致仕
郗高卿為左庶子集賢學士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

太子詹事致仕復辭東歸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撰詩序出祖於都門縉紳以爲美談

薛萃爲浙西觀察使以左散騎嘗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萃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維時甚高之

關播爲刑部尚書遷兵部播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韋倫爲太子少保以年踰七十懇上表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歸崇敬爲散騎嘗侍翰林學士克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

崔芊爲左贊善大夫太子侍直累乞還山以太子左諭德致仕放還山

張萬福爲右金吾將軍以左散騎嘗侍致仕萬福典九郡皆有惠愛年九十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孔戡以尚書左丞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

韓章憲宗元和中爲工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高郢爲兵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

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
翺飛日入背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
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嘗期
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
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睢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克
國對無踰老臣臣郢下才久辱高位由是得請
杜佑爲司徒平章事累致仕不許居數歲乞骸骨表
上乃以太保致仕制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
告老行已之高風况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
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論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

懇進以崇名尚請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
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崇文館大學士克
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
材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
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
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
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
夜匪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庭華髮承弁茲
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
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雍方申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

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瑄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頤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其惟敬哉茲謂全致可光祿大夫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帝遣中使就佑宅宣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范希朝爲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率師討鎮州無功旣耄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

閻濟美爲秘書監穆宗長慶中以年逾懸車上表陳乞授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進太子少傅致仕如前

李夷簡爲淮南節度使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也

楊於陵爲檢較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文宗太和初以尚書左僕射致仕俸料仍全給於陵上表讓全給俸料許之

蕭俛爲檢較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

和五年表請致仕詔曰俛代炳台曜躬茂天爵文可
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通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
以忠謹侍從於憲祖以器能弼諧於穆宗臯陶陳九
德之謀楊震有四知之慎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
師傅之重疇于舊德俾從優禮冀保頤貞而抗疏辭
疾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奪遂茲牢讓厚我時
風俾進秩於端寮仍加榮於貴綬疊示光寵式彰名
臣於戲昔干木偃息猶藩魏君子房嗇神亦扶漢嗣
無使二哲專美於前始終懿圖敬服休命可銀青光
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八年十一月庚戌以尚

書左僕射致仕蕭俛爲太子太傅俛自相位求罷優
游雲泉帝以師傅官重因以命之十二月甲申詔曰
不待年而來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
何銀青光祿大夫新授太子太傅上在國襲徐國公
蕭俛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韋玄
成石慶並當時名德咸爲此官兼以元子幼冲慎於
教誠欲以累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道日聞於耳特
輟左右至於林廬聞爾高蹈脩然屏絕進趨遠遣令
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意堅然若
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望之之秩遂其疎曠之

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日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也可太子太傅致仕

裴向爲大理卿宰相遵慶之子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飭謹守其門風歷官多有愛利及人太和中以年過致仕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薛平爲河中節度檢較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

錢徽爲華州刺史周歲告老遂以吏部尚書致仕李逢吉檢較司徒兼尚書左僕射以守司徒致仕盧紹爲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以年耆乞骸授太子

太保致仕兄渥亦以重德告老家于華陰紹與渥邀遊林泉陶樂度歲子弟皆顯達辭祿歸養時人榮之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居中少有時名歟歷清貞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擗管爲詩繞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梁葛從周以前秦寧軍節度使除檢較司徒兼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

韋震唐末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

裴迪唐末太常卿受禪之歲拜尚書右僕射後一年

上章告老爲司空致仕

張策開平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風於私第太祖命使宣問翌日除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薛廷珪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莊宗平定河南以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

賈馥爲鴻臚少卿年纔七十上表請致仕許之乃以鴻臚卿致仕賜紫金魚袋遂歸鎮州結茅齋於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爲事

李德休爲吏部侍郎權知左丞未幾乃上章乞致仕從之以禮部尚書致仕

孔邈爲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張貽範爲蜀中書令右金吾衛使明宗天成初除兵部尚書致仕

趙仁貞天成初以右驍衛將軍除大將軍致仕

鄭珪爲相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天成四年二月明宗自汴還京珪莊在圃田賜錢二十萬

馬漑以前代州刺史除左衛上將軍致仕

苗曄以前將作監內作使守光祿卿致仕

戴思遠以前洋州節度使除守太子少保致仕

孔勅以前河陽節度使兼侍中請老除太子太師致仕

任圜為太子少保表請致仕勅宜以本官致仕兼許

等醫

范約為右監門衛將軍除左驍衛大將軍致仕

裴思禮以前蓬州刺史除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趙光逢以司徒除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

符習以太子太師致仕習家素貧求歸田里許之乃

歸招慶縣時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鷹痛飲私

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

安重霸長興中虢州刺史除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蕭蘧長興中太子賓客除戶部尚書致仕

李斌以前代州刺史除左驍衛將軍致仕

李光憲以太子賓客除禮部尚書致仕

賈知瑜以前遼州刺史除驍衛大將軍致仕

梁使顒以前鄧州節度使除太子少師致仕目病也

晉王建立後唐長興中以澤潞節度使除太傅致仕

秘弘遇真定中山人瓊之父也善射歷本軍偏較後

唐莊宗兼有其地命為瓜牙從戰河上有功累官至

慶州刺史後年老求退終於家

尹玉羽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朝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卧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卽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三萬及冬春二時服

陳玄爲太府卿高祖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

朱漢賓初仕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七月以前建雄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致仕漢賓與安重誨連婚姻由是連領節鎮及重誨伏誅乃請致仕非其志也高祖卽位爲二潞州平陽節度使舊有風痺乃上表求退朝廷允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還雒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雒水南枕通衢層屋連薨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

張行求天福中以前沂州刺史除右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裴皞爲工部尚書以耄年乞骸加右僕射致仕西歸京洛逍遙自娛

梁文矩天福二年七月以太子少保表求致政勅曰
昔魏舒人之領袖以二揆而解官劉寔邦之宗模自
三公而遜位所以審去就之嘗分保始終之令圖成
功退身盡善盡美太子少保梁文矩爲仁由已以道
事君烈士狗名久輸忠於象闕達人知足堅請老於
菟裘東路角巾南窻羽扇爾思高致朕實喜之進登
保傅之班永顯君臣之義可太子太保致仕

漢盧撰高祖乾祐中爲右散騎嘗侍撰患風痺難於
拜起每致拜一坐再至班列中有多口而見之者謂
諸御史曰此而不彈會當於稠人廣衆之中辱之主
上若問卽以不供職爲奏撰聞懼而上章乃除戶部
侍郎致仕

周顏衍晉開運中自御史中丞求假侍養以戶部侍
郎得請歸於汶上太祖廣順初徵拜兵部侍郎俄入
爲端明殿學士自王俊貶官之後授吏部侍郎解職
至是累表乞骸帝勉而從之尋退老於東平眷綬送
之祖帳相望時論美之

安審暉太祖廣順中爲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
作上章求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拜太子太師封魯
國公致仕

白文珂廣順末以前西京留守兼中書令除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漢開創文珂時爲河東節度副使累歷藩鎮從太祖討蒲潼至是三上章告老故以國公官師寵之

宋彥筠漢乾祐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上章乞致仕爲僧不允至世宗顯德元年八月以太子少師鄭國公改太子太師致仕以其仕退而從其志也世宗曰白文珂宋彥筠皆耆年舊勳拜章請老非唯知其止足抑亦勵其貪競朕每佇想亦甚多之今宜各賜茶藥錢帛仍遣使就加撫問宰相范質對曰貴老念勳古古存盛典竊惟近世廢之久矣陛下復能行之實爲國家美事

陳暉顯德三年十二月以前原州刺史爲左衛大將軍致仕以暉武士引年休退故優其環拱之秩以寵之
司徒詡顯德末以太卿致仕帝以雅樂淪廢議欲恢復正聲詡年老多病不能蒞事故有是命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九十九 致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

自薦 干謁

自薦

士之自負其能將以效用於世而知已未遇良時難
偶居嘗用晦雖屈於等夷一朝乘便思有以樹立繇
是挺然自述以露其才冀施於有政而見於行事者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

也至有臨危制變而奮厥庸佐命戡難而申其術居
上治民而成務切問近對以盡規曷嘗不飭躬以踐
形循名而副實者已頃復自銜自媒昔人之所醜若
乃跣踵之士不羈之子以勲名為任而貧賤是耻者
豈復拘於嘗簡而安可不試哉

毛遂趙平原君之門下客也平原君以秦之圍邯鄲
趙使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
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
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全無可取者無以

滿二十人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王處勝之門
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能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
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
原君竟與毛遂偕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次也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遣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狗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

將皆握齧好荷禮握齧急促之貌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切自用不能

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里中子適會取沛公騎士沛公時

時聞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媼易

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先謂紹介也若不

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喜好

也音許吏切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讀溺

乃鈞切日尿管音與人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

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從音干容切沛公至

高陽傳舍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切謂傳置之舍也其義

兩通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洗足也音先典切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

言其賤劣如童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

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輟止也起衣着衣服也延食其上

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從音子容切衡橫也沛公喜賜

食其食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維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

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挽之三人推之又曰輅音胡格切

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帝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

衣着也帛謂繒也

衣褐衣褐見

此褐謂織毛布之衣

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言入關都秦地拜為郎

申號曰奉春君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

黃門帝不許

請為黃門供養馬之事

後願守塞扞寇難獲不許

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

卜式河南人武帝拜為郎式不願為之帝曰吾有羊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躡而牧羊

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

歲餘羊肥息

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帝

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

起居惡者輒去

去除去也

毋令敗羣帝奇其言欲試使治

民拜式緱氏令

東方朔字曼倩

倩音千見切

平原厭次人

厭音一涉切又音一琰切

武

帝初即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千數

銜行

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報云天子聞其所上之書

而罷之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

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擊劍遙擊而中誦二十二萬

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征鼓所以

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無宿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

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編列次勇若孟賁孟賁衛

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貴乎曰勇富

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

軍服猛捷若慶忌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廉若

鮑叔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信若尾

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若此可以為天

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

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

之如不及程謂量計之也如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

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

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

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調而已朔與朝同久

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

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

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

卑以自慰論朔初入長安至公車凡用三千秦牘公

從上方讀之止輒乙處讀之二月召盡詔拜以為朔
郎嘗在側侍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後為中郎

張敞河東平陽人為山陽太守宣帝時渤海膠東盜

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日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

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忠君猶有奮不

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亶亶不舍晝夜

亶亶言勉強也
舍息也亶音尾

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

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

臣敞遇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

閒讀日閒

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

不登

年穀頗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宄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

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

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馮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

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聞丞

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補當陽長

尹翁歸河東平陽人也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去吏居

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
六十人延年親歸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
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
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教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
召上辭問爲文辭而問之甚竒其對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
署督郵

班伯成帝時爲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求朝帝使伯特節迎單于於塞
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寇殺追捕吏伯上狀
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伯既至分部收捕咸稱神明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光武時爲曲陽令
建武六年上書召見爲尚書令王護等排間遂不得
入後衛尉陰興新興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
衍遂與交結衍與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
明聖脩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
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
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
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
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更生之臣無所效其

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澤隆官屬衍不自
量願侯日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
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
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王莽時爲納言士光武
卽位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與綿曼賊通
光武遣純使幽冀純遂誅劉楊及還京師因自請曰
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
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
書效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東郡太
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

皇甫規順帝時爲安定上計掾會羗衆大合攻燒隴
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
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
中之言在可較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
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
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
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嘗守安則加侵暴苟競
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

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羗較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不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後終於護羗校尉

吳諸葛恪守節度

吳初置節度官掌典軍糧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

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里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遊淵猥狝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已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擢拜恪撫越將軍領

丹陽太守於是長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晉袁甫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華譚齊名友善
大安中甫入雜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
君子法應多以何宜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乎甫
曰人各有能否譬由錦繒中之好而不可以爲袷口洽
切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藿是以孔子曰及其使
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博學有通識
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急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
曰無過劉道人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
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
直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高祖
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
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
卒之際畧當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
矣卽於坐受署

南齊王融中書令僧遠之孫爲太子舍人以父宦不
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
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
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聖宮闕沐浴恩私

拔迹庸流叅名盛列纓劔紫履趨步丹墀歲時歸來
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在昔貽議不任而祿有識必
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
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遇效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
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克
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輒敢冒不謀之
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叅二八管夷吾
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秘書丞

張融爲南陽王友以王瞻父玄謨曾欲殺融父暢瞻
爲南陽王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乃與
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
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
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
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
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少願
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
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
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
兀然造化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

俱孤二弟頓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
申融情累阮藉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
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
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
許

梁劉坦字德度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平中郎
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
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師起夏口朝義行州事者坦謂
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
漁若遣文人則威畧不振必欲鎔靜一州城軍足食
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乃除輔國將
軍長沙太守行湘州事

蕭昱字子真景第四子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
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
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
威望抑而不許

後魏韓顯宗啟乞宋王釗相府諮議參軍事欲佐效
南境孝文不許

邢遜字子言撫軍將軍巒子爲國子博士本州中正
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

後周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兵部尚書北道大行臺鈞之子也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王時驪驪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行以功拜行臺郎中

隋柳或少好學頗涉經史仕周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聽萬機或請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六年奏事至京師嘗因

謁見奏曰臣今心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帝以其明辯尤重之

第五琦爲北海郡錄叅軍玄宗西幸時琦奏事至蜀中得謁見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需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卽日拜監察御史勾當租庸使

李抱真代宗時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係在牧守願得一郡以

自試帝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
張建封字本立交州人也少頗愛屬文好談論以立
功名爲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陽時蘇嘗等州有
草賊寇掠州縣詔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
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諭賊徒日新許之遂入
虎窟蒸里等賊營說以利害禍福一夕賊黨數千人
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後爲徐州節度使
竇群貞元末以處士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克和蕃
使判官羣因對曰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始自草澤擢
臣爲拾遺是難共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
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其任乎乃留之

後唐劉師武爲揚州楊漢章行軍司馬自言有經畧
安邊之策乞入朝從之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鎭魏州裝與
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
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於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
爲假官司空頰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莊宗
還太原裝候於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
朝公卿子孫從知至此殿下比雪唐祚勤求英俊以
壯霸圖臣雖不才比於進九九納豎刁頭頰亦所庶

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臣不能赴海觸
樹走湖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
之知何至如此且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
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受監察御史裏行遷節
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較員外郎

晉白奉進少善馳射唐昭宗以天復中為朱氏脅遷
東營洛邑後唐太宗鎮太原有扶救之志奉進謁於
軍門以求自效太祖納之麾下以功遷龍武指揮使

干謁

夫有為之士將以盡思慮之變效智計之用以達於
有位而奮於當世然以貧賤之姿風期攸隔先容莫
致厥路無由故寓詞以感動飭躬以干進或矯激以
世奇遲留而不去蓋其策慮幅憶無所發明或以機
事微密有以關說乃至靡因介者期於自達故有當
傾蓋之遇恨相得之晚邀功於一時垂裕於將來者
斯亦感慨發憤而為之也然而銜鬻以求售其在君
子之後乎若乃嚮其風聲以道義為貴或在懼其侵
辱因僂俛而往亦人無間然矣

寧戚齊人欲干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
軍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

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嘗人也後命

車載之

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聚白石爛生不逢堯典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斷從昏餽牛至夜半

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置

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

生甚貧猶有一劍爾又削縑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

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

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

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

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先生

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

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

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

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

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輕之以為物而伺之得

勃物謂鬼神伺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

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

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御史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以

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

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震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櫛具劔古長劔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劔

木首其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狀似此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袞衣博帶袞大裾也言着袞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以為朝服垂袞之衣非也盛服

至門上謁上謁者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跟曰躡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後為京兆尹

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

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

家皆不得見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

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融位至少府

王符安定臨涇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

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

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

千石不如一縫掖

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大袂

單衣也

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

無錫今常州縣

家木單寒至彪爲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

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以問從來有年

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

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寵也

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

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沫吐餐垂

接白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

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爲內

黃令卒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少有才辯

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

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孔融薦於曹公衡自稱狂病後爲黃祖所殺

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趙壹漢陽西縣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

謂死也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一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騎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而相明者矣陟乃與遠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

岑暉南陽棘陽人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雒陽

因詣太學受業後三府交辟並不就

吳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

體夜誦經傳會稽集征羗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羗名矯尚爲征羗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羗征羗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欲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爾良久征羗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羗作食自享大案設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

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

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時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騭爲記室

晉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與弟雲造太嘗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機後爲平原內史

孫惠吳國富陽人成都王穎引爲大將軍參軍奮威將軍白沙督後惠擅殺穎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及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于越曰天禍晉國邁茲厄運歷觀危亡

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睿哲之
才應神武之畧承衰亂之期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
之俗跼躄凶誦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
直則見害賊臣餽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
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
扶翼皇家則翊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
漢祖之賢猶有平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
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
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
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契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
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
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
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
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
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
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
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
仗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
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
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

賑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竒謨於朱唇握
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
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用之則元勳建矣秘之
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
而志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宄毗佐大猷道險
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
天慮若能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
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
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
是烏獲摧水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
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
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叟
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
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
友獨有劓勁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
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
想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
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
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以忠貞之心左蜀平亂

之鞭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

陶侃爲廬江郡主簿太守張夔察侃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梁蕭琛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劉勰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量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嘗陳諸几案

後魏高恭之字道穆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漁獵群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乏雕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

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闔投之誦取士
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
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克直指雖謝陳王騎上
之敬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
欲召之遂引爲御史

隋濟微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揔引致文儒之
士微乃請揔揔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

唐孫述幼而英俊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小
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卽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
然遂爲忘年之交官至中書舍人

陸贄爲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
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
語遂大稱善贄後至宰相

武儒衡擢進士第故相國鄭餘慶性儉自持不事華
潔後進趨其門多垢巾敗服以望其知餘慶見之必
悅以爲風俗因已而厚儒衡每謁見未嘗輒易所好
但高言直論與之切磨蓋若不知餘慶之所尚爾餘
慶因此亦嘉重之終兵部侍郎

栢耆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氣縱橫家流會王承宗
再以嘗山叛朝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者爲處

士於行營以書干裴度願爲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
獻兩郡旣而疇其使功寘之諫列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以所業文詣郡于謁浙西觀察
使李德裕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

後唐司空頌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
威爲節度副大使頌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
譽羅弘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

李琪字台秀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
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
出琪啞鍾捧曰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

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
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蘇縣人也希崇少通左氏春
秋復癖於吟誄劉守光爲連帥慘酷不喜文士希崇
乃擲筆入謁軍門以求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